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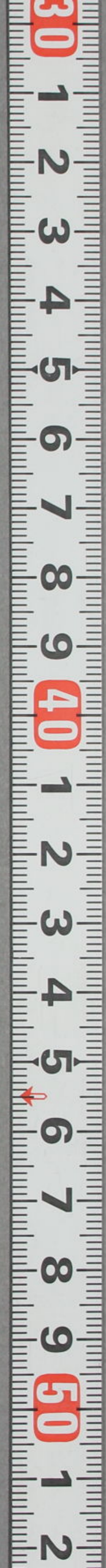


埽葉山房叢鈔

百全

僧 4
595
/ 100 止

百



14
卷



南泉寄所記目錄

甘泉 謝堃 佩禾

五月生子

王首級

尊經閣狐

醫俠

狂生

白棉綾

夷倡

半塘燈

范叟

畫壁

姑妄言之

雪谿漁父

二千金

六指之

虞聯生

陳和尚

甘泉 博望 刷水



朱屠
巷神
石獅
江華縣女

式華湖文

恭祈

未嘗

雨窓寄听記卷三

甘泉 謝堃 佩禾

五月生子

沈太守壽云王伊人先生所配某太夫人過門五月而
生子焉先生不能無惑置不舉越明年仍五月而復舉
一子如是者又舉二子焉後皆大貴及先生與太夫人
八十雙壽之期先生舉案祝太夫人曰吾門可謂富貴
壽攷極矣太夫人亦舉案曰但可惜少了個一品封誥

耳當時聞之者靡不服太夫人之度量云

記所記曰當太夫人于婦之時年未逾二十竟以五月生子而受鬱悶者六十餘年未嘗發泄一語至此久始云可惜少了個一品誥封是何等襟抱近聞有七月而生子者其姑以爲不貞遂戕其子而黜其母乃翁乃夫竟不能贊一辭竟黜婦含憤不置由是得顛疾厥子雖明其婦之眉而畏母之執一未幾鬱悶死乃翁亦由是而瞽矣其家遂替吁余在江孟時有宦家女適聳五月生子聳亦宦家也翁姑不能釋其疑獄遂興焉其時

宰江孟者子才表公也預受兩造請託皆無所拒升堂閱卷畢問兩造曰此子何在曰在于是袁公閱其子而復問兩造曰實否曰實曰吾將賀汝矣汝兩家祖宗必有隱德乃能五月生兒歷觀史冊凡五月生者未有不富貴者及本縣亦五月而生雖不才亦成進士得爲君輩父母官豈不倖歟如不棄卽以此子爲我螟蛉兒可也言已飭送與太夫人觀之移時以小鞞帽菓餌之類送歸其宅當是時兩造及觀者歡聲如震稱神明焉惜乎七月生子者不遇袁公乃至喪亡豈非厥祖實無德

之云爾

東門氏曰伊人先生之事已見於 熙朝嘉謚然此等
事竟不妨於一傳再傳耳

王首級

嘉興嚴家墳相傳是漢時嚴助所塋墓之基址約略畝
餘有石闕誌焉中一墳土間小穴似狐兔出入之所近
墳居民某甲疑其有玲瑩之玉蓋甲素習玉工朝夕往
返遂覘覩而垂涎焉一日於無人時乃大其穴而身八
探得玉首級一具歸而視之漢玉也于是細審度之剖

材酌製擬獲重刊一舉錒而血流不止甲驚懼倒地暈
絕移時親隣咸集聞其嚙語始知顛末相約仍將首級
送歸墳墓甲竟癡呆終其身邵建詩目覩其事在廣平
署親爲余言然按漢書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
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
湯爭以爲助出八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
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由此言之助之身首異處
首爲讐家所匿子孫以玉補之者有之然玉遭斧錒竟
能流血亦奇矣

尊經閣狐

宗少雲言澠門鄉李某軀肥畏炎熱常赤體書卧於儒學之尊經閣舊傳間有狐頗能崇人而李不之信是日不掛一絲棗酒興而卧焉矇矓間聞婦人聲而責之曰吾與爾雖云異類男女則一汝卧尚不可况赤體耶設使吾家男子赤體卧於汝家婦女之側汝能甘心否汝實甘心吾家男子來日即至汝婦之室吾不過看汝日後有數月知縣姑且饒汝然汝如此行爲必不能終其任李聞始懼披衣而去後宰河南某縣竟如其言

醫俠

劉醫士大名縣人其爲人也內方外圓人雖忤已而不爲之動人雖諛已而不爲之動因是交遊日廣一夕有縣書吏某甲延劉至其家複室跪求鴆劑劉扶起曰此易事耳何禮爲雖然當以實告我否則弗爲也甲乃言早役黃丙娶寡婦魏氏携有前夫女年已及笄既媿且豔僕嘗親其體矣嚙臂之盟刻不能忘奈老黃明知故昧近復許鍼工爲妻過門有日昨聞鍼工病劇料必延足下診視敢請足下去此醫疔以成我兩人之好雖劑

身乞腦固所愿也劉曰易耳彼如延我自當遵式彼不
我延同道中尚可作說客耳但人命至重何以慰我曰
願以百金爲壽曰人命至重曷以輕我我去矣甲復挽
劉再四現捧二百金始諾臨別猶曰天知地知你知我
知到門一揖而去閱數日甲偵劉爲鍼工盡心調治厥
疾漸痊甲大怒登門索貲劉曰貲在甲曰我豈爲貲女
太喪心耳劉掀髯大聲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汝既謂
我喪心不及縣堂無相償也甲雖憤怒然竟無奈醫何
旋聞醫將是銀爲鍼工製備粧奩而娶魏氏女成夫婦

記所記口劉醫俠者歟或曰醫非俠也夫俠者重然諾
而輕財帛劉既利其財而無間下手安得遂稱俠者歟
曰非也劉於複室聞甲所言其時胸中已有成竹蓋無
金則不能娶婦不能娶則甲之覬覦之心不能已覬覦
之心不已旣必烈矣一轉念間旣完鍼工之姻復免某
甲之旣雖曰非俠吾必謂之俠矣

狂生

段雲坡言狂生某因讀聊齋而慕狐之心甚篤如是年
餘道逢媼婦人爲生曰如此良宵子將焉往妾居密邇

何妨小憇生疑其狐而悅其貌遂隨之入其門入室婦復邀生登樓生復隨之將至樓口婦人忽推生曰何往生從城樓睥睨中墮至城外濠河間幸不死

白棉線

白棉線李氏女泗水倡也其母夢傲人持白蓮花一現而生因名白蓮現連歲饑饉流寓隣境隣境輕薄少年見其色白性柔易其名曰白棉線姿不甚都善爲俗語故其門不至冷落世俗凡遇失路之人雖薦紳富庶不能濟一文棉線矯其弊傲薦紳誑富庶而能週急濟困

由是名遂振茶商鹽販日造其門所得纏頭貨買泗水田數十畝賃隣境宅金一區將爲終老計亡何疇田爲好勇者霸占不與租宅爲倚勢者愆期不讓或爲之不平曰何不訟棉線從容言曰吾所得皆不義之財彼雖占而不讓聽之可也嘗聞吾之祖父無端與訟占人妻女所以今日吾以遺體獲利豈非冥中之報應者耶吾置薄田意在歸而餬口彼之強占想吾之罪業未消以待將來何訟爲暇則喜人講說古事一聞忠孝節義則泫泫淚下有身墮泥犁追悔莫及之慨尤喜聽人說

聊叅誌異凡所合意必請重宣以記之或有戲之曰卿喜聽此書喜狐乎喜鬼乎棉線笑曰君言及此君必門外漢耳煌煌宇宙何狐何鬼此蒲公憤世語也抑蒲公勸世文也蒲公因世之忠奸邪正淆混不明君子道消淫風斯熾託言比興取法莊騷以高樓廣廈之姝寓言於神仙之窟以濮上桑間之婦嫁名於狐鬼之鄉猶之夫水滸乃誨盜之書金瓶爲過淫之說高東嘉諷王四於琵琶王實甫寓崔細於琴月皆錦心繡口之文何得以稗官野史而忽之耶當其戲棉線之人乃當時之素

稱飽學名士者也卽聞所論毛骨爲之一悚今而後知它州外縣之人雖倡優下賤尚未可量況士君子乎振衣似有復問棉線託倦倚床而鼾輕矣

夷倡

江右鄭某素貧賤依舅氏封翁有年矣翁死鄭有博癖且好食雅片菸翁之子實不能容恒譏誚之遂栖僧寺既久僧亦厭惡之未免有飯後鐘聲之雅鄭覺欲去無所之因思髫年友某現爲粵海關監督聞者擬往而無費告助親友無絲毫助且不聽蓋憎其素常不端之故

惟寺中道者善相人謂鄭曰觀汝氣色大運將亨曷不
遠求富貴終何爲哉鄭以無費告道者曰積有叁襪錢
十數貫文可攜去鄭感激爲之流涕不止曰苟富貴不
敢忘道者笑曰吾亦哀王孫意耳豈望報耶鄭至廣州
訪髻年友十數次莫能見其面遲至旬餘乃以一餅金
爲贈且下逐客之令鄭大惶愧幸居停賢房飯之需不
甚較猶日子將焉往鄭不語半食頃始流涕曰無所往
惟水濱是依居停曰吁吾觀子相貌何遽如斯願貸數
金爲餬口之計以俟命耳鄭泣謝以所貸買販度日忽

患痢泄瀉不能已或謂雅片止痢邀吸之痢果止而嘗
癮舉發三五日後非此則莫能興矣既久金盡無以對
居停市雅片兩餘將生飲以死復思居停有恩不忍累
及擬飲於無人之境且行且思道逢前勸吸雅片者強
邀於其家曰觀子形神失摺其意何居鄭詭飾其詞其
人設醴饌飲既酣復問意何所居鄭感其德其告無隱
其人曰嘗聞食雅片死者寸腸萬段五內如焚其死至
苦吾爲子劃與其死於苦曷若死於樂鄭驚問其樂云
何曰此邦有地名十三行乃番漢互市之所過此則外

洋雜夷之居處夷人居處既久間有攜夷倡而來者漢人往往見之夷人以爲悅已不及怒且以爲得漢種然去不易返去而無染返則殺之何以故以爲輕已去而有染返則殺之何以故以爲辱已雖然染亦不易不返不殺吾故爲子劃子既視死如歸期其不返不返則生較之寸腸萬段五內如焚又何如矣請三思而後可鄭曰生我者子也又何思焉然何由可達曰明晨送子往見譯者越宵至其所其人見譯者代鄭達其意譯者領之攜鄭別其人而行至夷境見其居若浮屠狀入其室

則牛羊滿室室角有梯級十數層上而見男婦數人聳鼻凹目髮多黃色譯者與之語鄭不審其何謂屋角梯級如前上而見少婦年可二十餘面色白而無潤眼珠金色髮黃而鬢著紅氍毹繡花長服無帶袴足如男子亦無履烏金釧繫於脛爲譯者語譯轉莖言爲鄭曰夷倡與漢倡有別設醴如不汝酒少時卽避去否則有不測如晉汝酒汝卽擎已鐘撞渠之鐘有聲旋晉渠酒渠不持鐘卽避去否則有不測言未已設牛羊六六簋三爵後少婦坐不起身譯目鄭鄭起身避去復至一室狀

如前至三層室見少婦年可十七八面色微紅著淡藍
氍毹長服餘如前式譯者與之語婦取雅片菸桶明火
以待譯華言爲曰渠以菸晉當吸半以半轉晉與渠三
遞而起鄭如所教起卽避去至如前室有婦人焉可年
三十許面微黃著哆囉呢碧色繡花長服譯與語婦以
栴榔掠鄭口鄭咽之婦譯爲曰情至矣須臾設醴饌
捧玻璃鐘晉鄭鄭以已鐘撞之有聲婦復譯鄭亦捧鐘
晉婦婦亦以已鐘撞之有聲譯避去飲訖吸菸數口婦
含煙對鄭噴之鄭接咽之竟作親唇貼舌之戲笑喫喫

不能止鄭久曠情不能禁婦解其意遂與之接乍接使
鄭起立以雙足環於鄭腰無丝毫不入使鄭把持行走
婦陰自動少頃鄭倦始使鄭坐摸床頭人獲一小枝與
含以盡樂數日譯者至婦悅設六簋奉譯用夷語擬留
鄭終其身譯具告鄭竝言婦是外夷國主疎族也新寡
出遊擇配所歷各國無當意者始來中夏請勿以夷俗
輕恥爲責鄭唯唯然以不通語言爲難譯卽別其音而
教之鄭本敏慧細審徹悟是日卽解三四語婦大悅欲
以下體奉譯以酬其勞夷之輕恥者此也譯憑鄭未便

行淫卻之婦怒其輕已拔刃擬鄭幸未中譯大驚怖跪
噪夷音詭詞解婦怒鄭由是而膽落不免動鄉國之思
涕流向夜婦慰之曰卿國之人何貴何賤曰官貴而倡
賤問何以是官何以是倡鄭乃縷析陳其顛末婦復慰
之曰誠如是當以卿國之法爲法今而後吾不復與它
人作戲矣卿盍爲官鄭以無貲告曰所需幾何曰無拘
多寡皆可爲官婦笑問何若曰貲多則官巨貲少則官
微婦大譁謂卿國禮法固佳而取士則弗若也官可以
貲取則土豪市僧靡不可以爲官矣今若此則土豪之

挾詐強占民已不堪其虐加之以官是虎而添其翼矣
市僧乃謀利之徒奸詐百出今若此以萬金而得州縣
州縣乃親民之官假勢謀利民無得而安矣卿欲爲官
吾亦僭觀風土但好爲之可耳乃取床側漆籠內小篋
之珠數粒大皆鵝卵又赤金條十數莖皆重二十餘兩
曰持此得何官耶曰府道可耳婦復頰首矻矻笑不已
且笑且曰吾因見吾國得官甚難擬中夏得官良不易
也孰料以區區之物竟可得府道者耶若此易事卿去
卿回約幾何時曰年餘可耳曰不今已桂子飄香蓉華

吐豔卿見此而去見此而歸可乎鄭本意去而不反隨
口應之曰可婦旋烹異味一品與食鄭食之甘正歡語
問譯至婦告以故促鄭亟行竝屬譯領之去鄭與譯者
仍至勸吸雅片者之家告其故出珠二粒託售得價約
萬餘金置衣裝及僕從酬答日搭救之恩奉金條一莖
爲其人壽復酬譯者譯因重酬乃曰汝臨行之際渠奉
異食否曰有之曰此蠱耳當如約歸不歸則不治矣鄭
懼甚求解曰無解鄭深慮焉譯躊躇再四曰少待吾須
臾乃返笑謂鄭曰得之矣適與洋商議金存商處會票

之京上兌先代報名子可輕裝入都驗勘卽歸不至爽
約鄭曰諾入都後得同守欣然將歸同鄉某素知鄭貧
偶見若是之富疑其不軌將發而未得其實是時鄭已
選貴州出京甚急某更疑而察之聞鄭不之黔而之粵
乃陰翹部屬之員部員亦疑札至粵之有司察鄭踪蹟
偵得其實譯恐累及於已使夷倡攜鄭歸夷倡果攜鄭
歸後聞鄭爲其國都副都副者部郎也

半塘鐙

半塘者江寧丹徒之界地也其俗重上元之鐙每逢元

且後卽演劇酌神附近居民舟輿駢集少長咸至丹陽
彭生子疇不羈士也有姑居近牛塘約二百餘步是夕
乃十三夜月光清澈試燈如晝飛禽走獸異草奇花其
關振動處與生無異彭觀至三更神疲情憊獨自將歸
行里許見後有持燈而緩來者視之十五六之女郎也
挽元寶髻月白色灰鼠皮衫外加半臂繫百褶長裙逡
巡而進彭悅其丰彩停足待女將近問何往女不昧呼
孃不休彭尾隨之頃見茅屋三間推門入以所持燈置
桌上彭立門外不去女笑曰鼠子欲竊物耶彭審音似

北方人俄見入房卸裙露大紅襯袴腳紮於烏知非土
產遂膽壯入坐於凳女曰客何憊也彭見其不怒揖而
言曰適因觀燈困憊暫借仙居少歇卽去但聞呼尊堂
何不見也女曰俺孃愛賭博想在大姨處擲骰兒今夜
定不回矣彭聞之膽愈壯攜女手曰如此良宵勿辜好
月遂同至門首徘徊瞻矚間聞女容眸流盼神姿清發
不復言歸回坐燈下女問饑否曰饑頃持冷淘餅餌邀
彭入房共啖曰汝旣困孃又不回可共榻雞鳴須去彭
喜出望外於是閉戶就寢雲雨旣畢流丹衽席體若不

勝知其爲處子也彭約後期女曰郎君愛妾亦如妾愛郎君但家慈嚴厲汝勿再往汝之姑家妾識其門後五日夜妾必至君但候於門耳彭諾臨去依依諄囑再四相對流涕而別五日後彭候門待女果至賴姑家宅後饒有空屋彭歸時託言讀書避囂遂攜女入後室絕無覺者星來月往經一月許日一夕候女至三更女未至彭不敢先寢倚床而待俄而至驚喘嬌泣一炊許始流淚愴然曰險不復與君見見亦不過半夜之情耳彭遽問故曰實對君言我狐也然不爲君祟彭旣熟狎亦不

甚畏乃曰卿旣明以告我何又別爲女待言而泣下沾衣曰感君不以異類見拒我不忍不以實言相告凡我狐類不敢擅離居境離則受譴我家泰山之陽當應泰山差遣限期將滿期滿不歸譴罰立至死不足惜累及於君徒自苦耳彭復謂女曰嘗聞狐之祟人非死卽病僕自見卿以來飲食不少減神思不少倦何謂也女曰君讀古人之書當體古人之道夫飲食男女貴在知足不知足雖夫婦又何如哉夫婦之道實慾多男此明證也至姬妾以及倡伎任情放志或而瘡痕或而癆瘵或

而戕其生皆由不知足之故耳豈獨專責狐耶至如飲
過量之酒食不節之食亦可以戕其生而癆瘵瘡痍者
矣又豈可專責其床第間哉太上曰既福無門爲人自
召狐之事人壽與不壽在人而不任狐也彭曰善然則
後會有期否曰後去卿自知耳移時乃去

范叟

休寧范叟深於卜筮者也嘗夜行山徑中有同行者一
人范行亦行范止亦止范乃憇於路石上取火具獻火
吸菸其人亦取菸具向范索火范不可謂其人曰前行

數十步卽有火何遽乃耳言畢遂行其人復隨之行數
十步果有火其人詫異之曰公何以預知有火曰我善
卜所以知之曰既善卜知我爲何如人曰剪逕賊欲攫
我財耳然我之財絲毫不能與况擒汝者將至憐汝欲
竄而無貲此去東南數里有被盜之家汝可取小銀包
內數兩可作竄費佗則勿取取則有旣其人聞之驚訝
不已尚欲送范范曰吾家接我者且至已而果然佗日
范入府城見囚纍纍內一囚跪謂范曰悔不聽公言至
有今日因是知范之深於卜筮者云

畫壁

清風店乃西大道之驛站爲西南九省之通衢也且大名廣平順德正定各郡八省必由之路柏鄉縣某役有機密公幹至清風店時已向夜行近鎮首圈門見婦人粧飾若戲場中楊貴妃也前有女婢掌宮燈冉冉而行役疑是宦家內室急趨而避天剛逢熟習者且道夜來所見其人曰近村演戲此或唱旦者裝以陪酒耳其時有惡少江某竊聞之江所居去鎮不遠夜分酒後忽憶所言築月而行希得一見及至圈門徘徊許久絕無所

遇興盡而返疑役者言不實耳情雖澹而終未能忘一日鎮中客寓有新到流倡數輩江與同類飲於寓所帶醉將歸而微風細雨行者甚稀剛出圈門有宮燈飄忽於前急行數武果見其人如役所言狀江察其陰黑少人且無跟從放膽而前拍持燈者肩曰何所之宮裝婦人卽應曰將覓住宿處汝何問焉江聞之驚喜如狂指所居曰舍下甚邇暫住何妨婦人笑應之謂持燈者曰汝且去吾與此君閒叙一宵天明便返持燈者去婦復謂江曰路頗滑汝背吾江樂甚遂肯而行將至家繞屋

入後戶蓋後有幽邃之室置婦於室返身入內抱衾攜
燭與婦登床眷極綢繆天未明婦著衣卽去約黃昏後
復至如是者兩月有餘江羸甦不堪嘔瀉皆血哀音動
人父母雖惡其不肖未免有舐犢之私爲延醫以治醫
謂匿精淋血由女色太過之故耳非補劑不可然須斷
絕房事百日可治父於人靜時悄悄察聽聞其室有婦
人諧謔之聲意必倡伎推其門而燭之寂無一人惟聞
其子於矇矓之際曰好事打潑矣父審爲妖明晨延辰
州某善圓光者焚香列鏡於香煙縹緲之時使童子觀

之悉以狀對父求天保觀李道士作法事道士設法器
用道家術未已一婦人宮裝當前立而言曰我君王后
也汝何術治我雖張道陵來其奈我何言已擊鑊鼓而
歌曰天降灾兮人可回自招其灾兮究在誰吾笑汝輩
兮何能爲歌畢以木劍指道士曰汝不速退吾將取爾
首矣道士齊搖雙手連聲不敢轉謂其父曰難治難治
急拾法器而退婦乃謂江曰明日汝表弟來吾將避之
江曰何以避爾曰彼雖訓導聰明正直安得不避俄而
避去江告父母父曰汝表弟尚未入泮訓導之言恐未

足憑少頃表弟許某果來譚深留宿江所是夕婦人竟不至其家異之緩不放行許因問其形狀江縷析陳之許曰持鐙者久未至耶曰然曰得之矣此怪吾能治之闔室欣悅爭相問訊許曰余家近明月店鎮常見鎮之路南酒飯鋪之東壁畫有姐已故事其形狀與說合倘有侍兒持鐙前月暴雨壁圯一角持鐙者倒塌形跡既泯非此怪何江交驚喜亟隨許至明月店鎮諦視鋪壁果如所言許即告店主顛末店主素重許登時圻墁怪由是絕

姑妄言之

吳更生名長卿越人居保定有年嘗佐大名府慕其性倜儻喜聽人說怪異事說竟強再說曰無之曰姑妄言之由是人多畏避之更生不善飲少飲徹醉醉拉司閹司庖刺刺夜靜乃休春夜雨不止拉說鬼之人藥興狂譚其人倦極生厭乃曰無須說鬼卻有一新聞可聽某大戶黜姬媼而富另行擇配必得才如足下者方可更生聞而樂甚卽挽其人作伐竝允重賞相酬其人作躄躄狀謂渠必面相恐憎足下貌衰奈何更生曰髻可烏

耳其人復躊躇再四乃曰鬚鬢雖白可烏輿服亦須華
熨言未畢而躬髯睡矣更生次日假車易服染髭以待
其人良久不至督僕往催居停聞責僕聲甚厲就而問
焉僕以事對居停責更生曰君年近六旬尚未審所賺
耶責僕何爲更生口雖唯唯而心猶躍躍居無何居停
陞任它所更生憚道遠辭歸當是時五月一日也有鄰
醫來候醫故趨踰者也每逢朔望各衙署必一周旋況
五月節尤當喫緊之時一揖欲去更生堅留不放問別
來所見所聞醫不得已畧言一二事心急如焚輿從催

促言潘署立待診脈醫起身更生猶曰再說一事放君
去醫云夜間夢在城隍廟前見掛一牌硃筆書五月五
日鎖拿吳更生午堂聽審蓋醫憤極之詭詞也更生由
是不懌者累日妻妾勸勉之曰醫因糾纏已極乃戲言
耳何遽若是更生曰吾故知其戲然天下事未可逆料
初五晨興賀節者來更生舉動不少異正午從俗飲蒲
酒斯須竟歿於坐

東門氏曰此事也先生自正定歸曾爲我言之可見是
書亦多記實者勿概目爲空中樓閣也

雪谿漁父

雪谿有漁父焉年六十不娶晨興得魚足一日貨卽休
向晚獨酌數甌扣弦歌漁家傲詞以助興正歌之際聞
索索聲舉網得白獺一尾笑而捨之於舵槎然後寢夢
素衣女子求去漁知是獺曰汝自投網下我甚事置不
問有頃復夢女子泣拜漁曰兒有事北湖偶觸翁網然
爹孃盼望良殷天明不放兒必死兒死無益於翁有損
於兒之父母且上天有好生之德翁長者何遽不仁之
如是耶漁模糊應之曰白獺臆能醫不治之症吾將得

臆以濟世耳女曰翁何茫昧若是焉有殺生而救生尚
望其有功耶漁曰善起而釋之三日後將夕漁貰酒婦
見女坐於船心知是獺問何所來曰感翁不死特來相
謝納頭便拜漁掖之起曰有酒可共飲否曰長者賜不
敢辭飲訖漁戲曰婦乎曰來則安之遂同宿數月後漁
謂女曰世言精能崇人卿不崇吾可謂善養老者女曰
精不崇人人自崇耳卽以精之字義論之媿也好也焉
有媿好而能崇人者乎曰以卿所論精不崇人所崇人
者妖與怪乎曰妖怪與精其實一也何崇之有怪者奇

也異也妖者豔也媚也且夫妖之爲字从女从夭言女之豔麗若桃之夭夭也夭夭嫩盛貌無雙曰異非偶爲奇古聖造字豈無義意者耶及觀古之聖賢強半乃蛇形獸體馬首龍爪又焉得稱古聖爲精怪者耶總之少見多怪動見非類輒曰精曰妖設生於太古之初更不知作何說矣曰然則有崇乎曰無曰旣無崇何世之一近非類非病卽死者又何謂也曰死生有命旣福無門凡爲女身淫者多而貞者少夫婦之道在男而不任女也男女媾精過度則病諱病則死易不云乎地天則泰

天地則否否泰卽旣福天地卽陰陽陰陽者夫婦也聖言則精微秘奧世不能察不察不悟死亦數也雖然異類得成仇儷者非夙緣不能成非造化亦不能成也卽如兒之伴翁無疾病灾患者蓋由翁行則行翁止則止慾不過度疾病灾患何由而生也漁曰善然則非類能誕育否曰何弗能也人之兒女固任人亦任人之善惡間耳善則多男惡則絕嗣理之常也曰然則產非類乎曰此亦在乎人人良善雖非類而可以產人人狠毒必產非類世之衣冠中豈無禽獸者耶獸而人者有之人

而獸者亦有之矣翁既思後兒當爲翁育後育後亦當以胎教爲本胎教者母戲言母浪恣生而易育雖非貴子亦不至流而下矣漁以爲然它日復謂漁曰水居非善聞舅氏言郡城獅子橋空宅一區值甚廉千金可得漁笑曰汝痴癡耶千金言豈易哉女亦笑曰今夕便可晚飯後移舟某岔入水可取如其言果有篋貯金千餘兩託其舅買其宅舅亦獺而人形者也所買之亭池花樹靡不畢具漁夫婦居之應門埽陘莫非獺也漁與女飲未竟曰如斯華室無端賤售豈得無怪異乎女聞之

笑不能禁首紐淚出半晌猶矻矻有聲始荅曰翁何憐憐若是焉有萬金之產不有怪異千金而肯賣耶翁聞寒毫盡豎齒有戰聲曰果有怪耶曰果有之然無害如有害兒忽居翁於此耶豈獨無害將有助耳此室乃某太守之別業太守有幼女名環兒者暴卒死葬於此數年以來稍有響動居者疑之祈禳之術興焉環因之怒拋磚擲瓦遂或充虐之患彼乃賤售我得居之又何疑焉漁謂環得見乎女咿咿笑不已漁曰吾問環可得見何笑之甚女復濃笑至雙眼出淚乃忍笑而立指其後

卷三
曰只不是漁願見一少女靚粧銜服端正婉媚忘其鬼
而揖之女復笑不可仰視且笑且拉環與漁坐漁請環
飲環卽少飲問姓名笑荅曰環問其家氏不荅且欲去
女留之殷乃止夜將半女留環宿使漁暗中摸索之寢
興失所托俄而復至與女頗相得年餘各生一子漁問
鬼何以得生子耶女曰咎者有之溫休者幽婚也漁素
愚樸不知所謂請其詳女以它語亂之漁復謂女曰今
有子矣當從何姓女俛思良久笑曰翁本業漁今已棄
舟居岸當從漁去水爲魚曰有是姓乎曰漢有魚容唐

有魚元機皆著名者也由是姓魚矣女亦去犬爲賴環
姓田然魚氏子孫皆田氏所出賴氏育之漁壽至九十
餘抱孫方歿究其源漁無它善惟一生不相欺耳

二千金

傳聞遠省村落中有倡女二人自稱先世有仕者儂薄
子乃以千金呼之呼既久復呼其姊爲大千金其妹爲
二千金其姊甚黠凡游者多宿其姊其姆遂憎其妹矣
一日妹立門首有騎馬少年過其門目視其妹呼之曰
隨我來妹因入受姆姊從落聞少年呼已不告而隨之

約行里許少年以鞭稍指其岔曰此處有銀二千汝之財也可取去言畢不見視之纍纍疾歸告姆與姊曰所見如是姆在疑似之間姊大不然其說曰妹慙母亦慙耶其妹憤然去移時持銀一挺曰此慙耶其母乃邀姊往姊復邀所歡同往劓其處惟煇炭與不潔耳再劓則蚶蚩數十跳躍四散心猶未已持其鋤而措措然終無所得歸怨其妹由是使妹另居妹性素慙仍至岔口所見纍纍物燦然如前遂抱卞和之泣時至夜騎馬少年携一人至曰是汝夫也去此數里卽是其居吾當爲運

其賞所携少年本儒家子遂將女去不移時纍纍者亦隨至矣權之得二千金世乃以二千金稱之

六指之寃

六指者卽莊子所謂駢拇枝也浮梁地方農家娶媳是夜有胠篋者入室視無可盜乃戮男子之首而去之新婦年稚觀是而暈絕於地次早翁姑驚視駭極喧傳隣佑里正見其事關重大隨報邑宰宰驗視畢呼新婦訊其所由新婦但云殺免夫者於執燭時觀其右手乃駢拇枝也宰因事無端倪且未失物遂疑在室有私乃謂

新婦曰汝在家時常川往來者爲誰新婦曰惟表哥耳
于是籤傳其表哥至先視其右手真駢拇枝也遂定案
因姦致殺其夫照律抵刑詳駁再三獄具越十數稔外
省巨盜事發供有其年月日在浮梁因缺路費思胙篋
而行因無長物乃殺其聳文書到日始知六指之寃

虞聯生

寶應北湖人虞姓名聯生家世商販常隨父夥王某賈
於金陵蘇常等郡時近重五舟泊龍潭鎮王貰雄黃蒲
艾等物以從俗午飲畢命舵二某攜生游於市蓋江左

以重五爲大節俗製龍舟於夾江之內河爲水嬉之戲
或扮鍾馗於市作嫁妹鬧判諸劇鳴鉦者擊鼓者跳躍
歌唱者生與舵工游畢將歸舵忽給生曰去此不遠有
水嬉之戲曷往觀之生隨往約行里許見塘水一泓無
龍舟之戲惟線柳絨葵微風漾波而已生興盡思返倦
憇樹傍石上揮汗不語舵蓄不良旣久見左近無人而
淫心頓發乃謂生曰如此清流何妨一浴生不可舵欺
生懦代解衣履擁抱水次生掙扎不得任其強暴舵興
未盡而生已暈絕矣舵始駭推生入水埋其衣履而遁

王待生至又不至察訪數日絕無影響然後鳴官存案解維而去先是生被雞姦之際悶絕不能言恍忽見柳蔡叢畔一帶疎籬朱門半掩挨身而入似園亭光景紅欄碧堦榴花豔目倚有小角門聞門內老婦呼婢曰虞生當至矣生遂入見白髮老婦人擁婢十數拄杖而立生俯服無少語婦人命一婢著水紅衣者扶生起與之坐曰汝業報已過少留數日當爲易其腸胃好送汝歸生茫茫然不解所謂應聲而已婦人謂水紅衣者曰汝引去生隨婢至一室門檻甚高生方距足婢從後推生

一跌生臥於榻如夢初醒尻骨猶痛且赤體無一絲羞愧之甚然婢往來之際頗不介意朝茶暮飯皆婢取給晚飯後必使生仰臥通體爲撫摩一徧心胸間格格有聲而後止如是者數日攜胞肚一枚與生著生始起視所居琴棋書畫槍棒弓刀靡所不備送午飯時婢逐日必易其袴袴皆綵色繡花極其鮮豔惟土身水紅衣如舊加金壓服一具飯畢教生舞槍一回生本賈人子從未習見琴書弓棒之屬性復柔懦不樂諸伎藝婢強之婢一日攜秘戲圖一冊與生觀且調之生知其情因遭

卷三
舵之強暴不勝痛楚遂不忍求歡與婢忽來紫衣婢低聲問其婢曰腸胃易否婢搖首曰尚未尚未紫衣者去婢教生與之呷舌舌之津使生嚥之生始與之狎復教生呷兩乳乳之津使生嚥之然後與生撫摩如初將寢婢褪下裳教捫其陰陰之津使生吮而嚥之如是數日生神彩頓異紫衣婢亦加金納服來與水紅衣者嬉笑謔浪作交媾之狀生觀之情動求歡兩婢皆不許祇命吮陰津而嚥之及倦皆著袴而寢又十餘寢生漸知奕理劍術婢取女子衣與生衣之所衣者大紅繡袴月白

繡襖亦加金納服於其上引謁婦人禮畢命生坐而言曰汝受舵工業報事非偶然汝前身父爲長沙守汝爲公子時性漁男色凡遇幼童稍有姿者靡不被汝淫汚舵之前身係替人祝髮者汝復誘而姦之渠父母尋找不與幽渠暗室一載有餘雖不致死鼻亦大矣而長沙守旣貪且酷汝又不近女色故得斬嗣之報汝今生父母雖云賈販尚具天良現因覓汝無踪悒鬱而死汝母守貞不二閉門奉佛殊堪憐憫吾不忍絕其後取汝皮囊命婢子以房中導養之術易汝腸胃乃能死而復生

近復新收孝女李飛霞雖蛋戶之女爲父戕生亦可敬也汝落水時年十五在此兩月陽世已二載矣以陽壽論之計年十七飛霞今年二十九歲論年雖長尚屬處子婚配後送汝歸家夫妻敦睦孝奉汝母汝後嗣或可博大其門吾爲汝易其腸胃者蓋欲汝稍明字理爲童子師麤衣糲食終其天年亦未嘗非福言畢飭羣婢送入洞房生視房內畫燭綵奩嘉餽旨酒與人間無異合昏時羣婢吐唾成盆使生與飛霞擦面後揉摩竟體然後撒帳成禮羣婢始散去三朝後夫婦拜婦人於堂婦

人愛飛霞娥媚婉麗猶嫌足大蓋飛霞乃蛋戶之女例不畏足內有著白衣者解婦人之意取金納服與飛霞服之呼同伴數人擁之入房取白磁盆數婢皆溺於盆去飛霞履舄捺足盆內摩洗擦捏毫無所苦不移時足成三寸矣一婢曰此溺可憎曷不全爲新婦洗濯一過一婢曰太便宜了一婢曰來來雙手掬溺使飛霞飲飛霞素慧心知有異甘飲而不辭或爲濯其髮或爲沐其體沐浴之後使飛霞舊時皴垢癩痣盡脫宛然好女子也一婢晚飛霞之陰揜口笑曰曷不去此都都蓋飛霞

年近三十陰戶生毛都都者毛之多也一婢蘸溺擦飛
霞之陰毛隨手脫一室譁然當飛霞洗濯之際生見無
人且又新近女色遂拉水紅衣者入室而求歡焉婢忽
正色拒之曰君勿狂吾輩脩養功深肯復爾爾君無道
骨故不可以語道然亦可約畧言之吾輩女身純陰惟
陰戶屬陽君男身純陽惟陽物屬陰夫婦之道陰陽和
洽乃能生子如不潔慾生子必天修道之人則不然外
雖戲謔五內不紊素則喪志志喪丹亡雖修何益前以
陰津飲君者丹液也所以能起死回生抽腸換胃君如

不信請以妾之陰與飛霞之陰同日視之可也生聞之
懼同至洞房正飛霞脫陰毛之後水紅衣者笑語羣婢
盡褪袴而露其陰使生嗅之生逐一嗅之絕無穢氣惟
飛霞有混濁之氣生始服其所論復問唾何以能消癥
恚羣婢笑曰何止此耳君本賈人子腹空空而無物聊
借唾餘便可作材學究以圖溫飽否則何以生活正言
語間一婢抱男女衣履各一使生與飛霞著之白金二
包言今夕可無庸解衣五更有便船可送歸也生聞之
憂喜交集涕淚俱下羣婢皆色莊語默少時雞聲喔喔

寒氣浸衣天旣明生回視已身與飛霞竝坐石上卽曩時受難處也遂連聲歎異招飛霞徘徊樹側見荒刹一所額書水仙子祠攜手入刹殿塑女神卽老婦人也兩廡卽羣婢塑像細視水紅衣者蚌神也月白衣者鰕神也紫黑青白衣者魚鱗蟹蟹神也生與飛霞愕然久之視所貽金金也乃備香燭牲禮酬謝諸神買舟歸里時母正奉佛夫婦具情告母母使禁聲然亦有知之者矣生遵神訓教讀養母後舉三子生年七十飛霞八十餘髮無素絲十年前猶有見之者

東門氏曰昔人云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誠哉言也

陳和尚

和尚不知何許人癡癡呆呆但因俗家姓陳故以陳和尚呼之和尚生不茹葷奉母至孝母死始癡癡呆呆猶心生有珠儂薄者褒之曰佛頂珠和尚卽自稱曰佛頂珠所誦佛經皆其師口授蓋幼時家貧未入書塾故也然道逢有字之紙必俯而拾之雖蕪穢必濯淨積而焚諸甕然後歛灰和麪細拈若餌投諸活流以餵魚鱉焉如是數十年如一日稍稍讀書雖曰不求深解竟能

屢識句讀而頗析字理誦經外喜讀醫家書常謂醫能救苦夫藥料必親自檢點而後炮治以濟世服之者往往稱効性異喧自結茅廬三五間于邵伯鎮之東南隅緣其性癡癡呆呆故婦女僮稚亦得狎而翫焉族人嘗患龜頭瘡瘍醫恐之曰此名不孝瘡卽俗名蠅蠅瀉也蓋謂此瘡必能腐爛腸物坐是絕後故曰不孝瘡族人患之家赤貧不能供瘡醫所欲遷延十數日而瘡就腐終日哭泣飲食漸不下其母禱佛時族人于暈絕之際似與一僧對話俄然陳和尚至聞呻吟聲問是何疾苦

禰痛楚若是其母素知和尚知醫似有所省合掌於和尚前曰吾兒忽染惡瘡家甚貧難以延醫行將就木老身用是悲痛言已復葡服和尚前曰求和尚慈悲爲本和尚亦頂禮爲其母曰且視之視畢乃曰無害此非婦毒乃災青耳三日可愈且無所費但覓豬脬一枚洗淨用小磨蒜油貯脬之半然後以甘草汁洗患三四便將繩繫于脰夾浸于油內不三日卽可愈也試之果愈族人走謝和尚細爲開示曰汝所患者非世之所謂毒瘡也乃魔崇耳楞嚴經首載阿難因乞食次經歷媯室遭

大約術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羅先梵天呪攝入娑席娑
躬撫摩將毀戒體如來知彼娑術所加叁畢旋埽王及
大臣長者居士俱來隨佛願聞法要于時世尊頂放百
寶無畏光朗光中出生于華寶蓮有佛化身結伽趺坐
宣說神呪勅文殊師利將呪往護惡呪銷滅提獎阿難
及摩登伽歸來佛所于是阿難得除一切腥臊膿血之
障貧僧體如來妙旨得度汝耳族人悚懼乃發憤誦讀
得不墮儒宗者和尚力也嗣父教諭謂和尚精通釋典
於吾儒辭賦想亦徹悟猶思闡發和尚閉目合掌曰卽

裏那裏乃歪眉曰儒旨淵深使和尚從那裏探討譬若
所懸楹帖一副是吳穀人先生桂未谷居士所書二公
乃當代名士書法良佳惜句法欠一鍼耳如桂所云做
廬何必廣清言亦自嘉吳所云汲古得修綆盪胸生層
雲雖曰成語未若易汲古句爲舉頭望明月否則易盪
胸句爲爲善無近名差覺工耳嗣父深加讚歎和尚又
曰桂君之作亦欲易做爲吾易清爲知稍帶活泛不版
滯耳嗣父曰然和尚真得文字禪中之三昧矣余居山
左後竟不知其下落或曰和尚於庚申隨江南靜慧師

至五台見真性長老其時長老示寂於慧師塋前問訊
良久乃開目曰天女既來豈無散花者耶慧師合掌曰
其奈護法者何長老儘力一喝我法欲誰護耶乃寂由
是慧師與和尚並悟

東門氏曰嘗讀法苑珠林及丹鉛總錄二氏所論養心
養性吾爲亦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曰氣曰性曰心此
三者卽三宗之妙旨也夫養者心憂不定之貌也憂道
不得故曰中心養養當和尚涵養之時便識先生於大
衆之中而先生不忘和尚識其瑣屑以備高僧傳中添

一故事耳

朱屠

江南緒穴以泰興爲冠蓋餽豢得宜若篋肩豚蹄測之
金華弟一泰興次之因是屠販盤踞獲利各起爭端鬪
毆無已朱屠者同類中之最爲兇狠者也積數千緡而
親族饑寒雖一文無與惟酒食是費年四十無子強貰
良家子爲妾期年不育卽棄去如是者數易或逼其父
母以原價贖婦或轉售爲倡伎或充已女而賺人財物
或使其妾夜與販豕者宿已而捆縛其人索詐局騙種

種惡狀難以盡述至市價貴賤亦憑朱屠所定朱曰貴
它屠莫敢賤售復又串合營兵縣役託名應差任意科
歛嘗因一販子然多金誘與博金盡不能歸飲藥死朱
於是夜生一子造門而賀者絡繹不絕兒生四五歲時
頗聰俊愛如掌珠延師教讀旋讀旋忘終日持刀學屠
宰狀間磨刀作戲或問之曰殺朱某以報冤耳問之者
匿其語十三四歲一日不飲博則罵父咒母朱溺愛之
甚亦不甚責然所眷窠婦年三十餘朱緩言謂其子曰
吾爲兒娶青年嫩婦當棄此倡其子怒曰良家女子焉

如此婦冶豔丰韻朱曰倡亦當擇青年者子怫然曰渠
雖老邁我愛之奈何不許朱未敢再言又惰其浪費不
得已以多金賄其夫買窠婦歸是夕其子鬧罵不休以
爲暗去暗來人無知覺今一過門年貌難堪不若呼之
爲孃窠婦不敢應其子哭鬧徹夜朱乃命倡權應之子
始笑樂朱有穉妾浴於秘室子奪門蒸之倡知之以告
屠屠憤甚大杖其子子受杖不避身無完膚朱氣平見
而憐之命倡婦調治子見倡輒罵蓋記譖愬之仇罵畢
氣欲絕屠夫婦慌甚以好言慰之其子面壁而不與語

惟妾奉飲食則大啖由是伺眠食者妾一人耳窠婦一
夕佯醉謂屠曰我有夫之婦汝既強買爲妾又不與同
宿是何意也行將訟汝且言且哭屠曰汝爲吾之兒婦
焉能與汝宿耶倡佯作驚狀曰是何言耶汝子現呼我
爲母我呼若爲兒隣里周知是何言耶行將訟汝必矣
屠懼訟且見倡雖老而手神尚托然不畏其妻而畏其
子乃挽妾轉語其子子大悅於是父麾倡而子蒸妾矣
適年子因杖創未痊極睨其妾受風創裂醫言不復能
治一夕死將殮全家哭泣之際復睜目曰速延某醫俄

而醫至細加診脉謂傷痕未合御女過度乃至此爾須
入葭三錢和服可効屠卽備葭煎劑待服子索觀怒粹
其盆忽瞪目變其音爲豬販聲曰債清矣呼其父爲朱
某曰來吾昨在陰司與汝抵算尚欠我三十餘金今已
兌換葭價可以消此賬矣但我尚欠汝妾賣笑之貲渠
父母在陰司索之甚厲復又嘈雜之聲莫辯誰何屠以
爲病熱讒語悉漫應之其母在側請諭曰陰司既有所
索多燹冥鏹償之可也子大怒罵曰陽世往往有喪心
之賊昧人財物每焚冥鏹以爲可償陰債陰司最惡此

卷三
等狡獪其罪甚重倘以冥鏹能消宿債則誰不可以誑
騙數十萬金旋買數金冥鏹焚之安然無事天地間豈
復成世界耶言畢將瞑其母乃曰汝旣真爲討債而來
何必又買窠婦累我豈得謂無罪耶子作恨聲曰汝獨
不記汝家誑我以物之時實由此倡彼狂十六年前年
方十九姿貌猶豔我故墮入術中彼亦汝夫同夥之人
烏得無罪我欲去竟不能與汝輩瑣瑣也遂卒
寄所記曰寓泰興時稔朱屠事甚悉它屠亦因是歛跡
者甚夥誰謂神道設教盡無益於世耶又有許媪自言

能走無常言人旣福頗有驗者一後生某詭言姑死數
年祈入陰司查託生否並以千錢爲謝媪願往約明日
午後往某猶疑媪詐明午至媪家其僕言已往某視媪
若睡若死候良久乃去明日復往媪始甦其額有泚見
某在側懟而問焉汝姑幾時死耶累我各司訪察絕無
踪跡不得已至功過司求判爺查是人有何功過始知
一月前所私莊隣李某爲夫窺破汝姑恐有所泄密與
李某擬謀害夫爲夜遊神與時值功曹彙奏上帝五日
前拘生魂到案待訊汝何事慌言累我我因受汝千錢

陰司見譴汝亦不能免矣某聞而懼歸訪其姑實符妯
說不數日妯果死某心愈悸亡何亦死

巷神

南通州牛象巷有巷神俗傳見之者抱其腰而索財所
允若干必如數得亦有畏而死者秋陰之際比隣甲乙
同過是巷見一人長齋厦屋著短舊白布小褂袴足靴
草屨背立簷角手持蕉扇若輪拖辮於腰甲膽怯指謂
乙曰此必巷神乙膽壯急抱其腰曰俗銀神尚未許甲
忽笑曰神當天涼身無長服且所著既做且瀆窮可知

矣何俗爲言訖不見乙頗悔且怨甲褻瀆神祇怨且不
休甲素怯見神時畏懼不堪復遭乙誦譴不能止因是
而病病將不起由此兩家無一日寧矣或傳辰州木商
李某善祝由科請治之乙恭延李至甲家李不眵眦但
詢得病之由乃縛草爲人設醴祭之祭畢送神城外火
之病已又有耶舅二人遇神於巷郎抱神腰索俗三百
久之神許俗五十金並約明夕在側上取復呼其舅抱
神需索舅本富饒惟求子息神笑允之耶次夕登側果
得五十金喜而告其舅時約二鼓斂門而入見舉室有

悽惶之色詰其故始知舅婦晚膳畢塗抹脂粉言神將至命家人咸避恐觸神怒俄而似聞呵殿聲婦作神語曰汝夫求嗣甚殷吾故降神爾家錫爾子也已而嬉笑聲已而猥褻聲即聞未竟怒不可遏持械破關罵詈不止大約責神之不正云忽窗裂風驟神若默然鑽窗化去婦猶呢呢作兒女語其家蓋患或有言辰州李某嘗治某甲可延治之李至縛草如前位置後禹步而不設醴蓋亦責其不正持劍劃天巽水一口劍起頭落婦若病已怪不復至

記所記曰揚郡浴池有湯神之說初建之初不祀湯神則池有崩陷之患其祀亦若李某縛紫草若神狀敬而焚之雖云神固不正亦由人自與耳求財已屬非禮況求子耶子如可求則世無斬嗣之咎甚有行香枚卜使方士妖僧開詐誦之端三姑六婆揚帷薄之醜皆由自取遷怒於神者鎔矣聖人云敬鬼神而遠之明鬼神非所爲求財求子而設也可不慎歟然李某之道非正道也巫覡之流也巫覡之流不一蠱者稱最次則有名童子者作婦人妝夤夜鳴鉦擊鼓以刀刺臂灑血爲祥有

名馬批者逢賽神之際以利錐刺頰俗端需索此輩仗符咒以惑衆近聞士夫頗有墮其術者深可慨焉

石獅

紙坊鎮居民黃信家極貧爲人肩輿其婦亦僭補綴爲生計有女年雖及笄貌極陋性復不愛潔因是而絕無納聘者夫婦因女長置蓆爲蔽取其方便耳一夕夫婦未睡聞女若與男子唧唧聲初疑睡魘細聽若交媾狀疑而燭之女赤體臥母視之非處子矣大驚詰問其故女知不可隱言一月前有男子其貌甚偉求歡之際口

如扼而不能語身若滯而不能興初甚痛楚至今始快其體冷甚雖熟睡亦不能溫父知爲妖魅曰明晨設法治之母曰且緩女長未字一揚醜聲則終身不齒有緘鍼一枚俟其來暗刺其身尋其踪跡治之可也其父曰善女依母計次夕貼體時密以鍼刺其體果有呼痛之聲著衣急去父母躡其後幸月色如晝追至鎮西古廟前倏不見誌而後返黎明至其處見鍼拖絨於廟前石獅之體攷其廟乃劉豫時建初本二石獅因兵燹之餘毀其一鎮之好事齊黃鳴官官謂其語不經然鍼能入

石半截似非盡誕毀之而已

江華縣女

永州零陵縣舊家許生通文翰自負頗深因讀稗官書必欲以才女爲配父母頗愛生入庠後媒妁接踵至其門無如必欲先試其才而後可故遲遲矣生有姨母嫁江華陶氏母遣往省且託媒事生至適姨母與少女拈鍼蹙膝而譚生請安後回視少女已無見矣姨母欣甥來問慰刺刺三日後生方晉言問初來所見之女爲誰姨曰隣家女舊家子也不惟鍼帶之能且通文翰不惟

聲律之能且通制藝生狂喜不禁遂以母使求婚與姨兼達已之初意如此女未受聘願納采焉姨曰緩住當代探之生喜明日姨謂生曰探之矣尚未受聘且索得近作詩文各一紙汝視何若生且讀且讚曰若得此婦兒願足矣姨曰渠志甚高必欲得詩文在右者乃可然未審賢甥何若生自負已久且欲卽得佳婦於是楷書生平數十作託姨爲贅姨欲成就其甥攜文便往託言吾甥欽慕小姐之才願求指政女讀數篇置案緩曰小有才耳何泥古而不達今之甚耶貴甥乃青青子衿

卷三
之人將謂俗詩文以鳴世恐未能也略加圈點而還
不解其所謂直告無諱生由是腫龐病龐交集而至
甚憐之乃向女之父母爲甥求匹女父母訪知生本
族且有名庠序欲許之復慮其女諷之女默默父母
以爲可遂許之生歸告父母父母以愛子故乃報聘焉
或有言女恃才傲物恐非閨房之福生曰有才而不
放誕者幾希旣聘之又何疑焉遂擇日過門合卺之
際生樂甚而女似不樂未幾反目未幾罵詈未幾若
仇讐焉生有寵下僕程某年近耳順眇一目鬚髮盡
禿臙不待

言女竟與程有私常竊銀錢與之一日女與程在
竈下相狎爲書僮所窺女以銀一錠啗之乃已它日
僮因女之不貞於無人處抱求歡悅女不許僮怒曰
汝何賤之乃爾我雖不及家主較之竈下夫勝十倍
矣汝反愛彼而惡我後如相遇吾必縛汝女恚甚是
夕泣誓生曰汝之僮欲姦我汝所使耶如非汝使彼
何敢耶生明日逐其僮女自僮去與程放肆無忌憚
矣節當重五生已薄醉而臥女藥間招程與亂程畏
旣託病女大怒程不得已而從之正歡會時僮領數
人踰垣驟至繩縛二人於

竈下藏其衣袴向生叩首告前反噬寃不能明今無它
爲白其寃耳生醉初醒斥僮去蓋不欲揚其醜擬並釋
之生父母勢不可忍詭言女得暴疾賺其父母來見女
形狀先首於官生尚遲疑不忍使女至公堂生父母曰
天下多媼婦人何定在此一賤婢耶遂之官官隣兩家
皆舊族令女著衣候訊先責程四十板乃問女曰汝知
罪名汝既知書識字何遽幹此無恥事耶且汝夫現博
青衿將來科第雖作一品夫人未可定也何取乎齷齪
之囚玷辱父母倘有委曲從實供招免受刑罰女無它

語惟頰首曰事有前定受罰無辭又何問焉官曰汝既
知法當得何罪女曰和姦可耳官怒甚謂兩家聽審者
曰吾未見喪心忘恥有若此婦者治當依律

記所記口雲陵令景章王君親鞫是獄謂余曰旣福自
召太上語也煩惱自蹈釋伽語也且諺有之曰女子無
才便是德真度世語也卓文君因才失節已而當鑪賣
笑與倡伎何異相如亦輕薄之士困則使妻當鑪而甘
心滌器賣賦得金卽欲買茂陵之女文君聞而作白頭
吟一篇似妬婦作口角爭矣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哀豔

極矣因擄入胡在胡生二子因贖入關棄夫與子而復
嫁愚婦不為也唐武曌及上官婉兒皆以才稱曌則捨
身盜國婉兒則溷濁宮闈其它恃才喪恥難以枚舉許
生何人必欲以才女為配遂至敗名喪志此豈不從旤
福煩惱中自召自蹈而來者哉

東門氏曰此醒世語也先生具菩提心為世說法不可
概以嬉笑怒罵忽之况嬉笑怒罵之無非警世耶

雨臆寄所記卷三終

雨臆寄所記目錄

甘泉 謝堃 佩禾

崔小鶯

冤獄

煉丹

骨董先生

孫古董

奇疾

財有定數

齧舌

異術

韓大嫂

火神量地

九龍將軍

孝女

肥城狐

甘泉 謝塋 佩禾

雨窗寄所記目錄終

雨窗寄所記卷四

甘泉 謝塋 佩禾

崔小鶯

溧水崔生蕩子也常遊金陵秦淮伎館任情揮霍皆以
大郎呼之娶同邑張氏女為配女頗放誕夫婦之情甚
篤張氏弟存兒年十九狀如好女心甚明朗而齒舌囁
嚅愛處幽僻雖至戚相見言不數語即返其處張婦寧
時見母問弟近況母曰汝在家時尚能幫其照料近來

卷四
日坐靜室見客卒不能言因是而見之者稀吾甚憂之
張至靜室曰不見吾弟年餘弟已長成若是張本放誕
還如在家時言未已抱弟於懷親其頤曰汝惹大尚如
此態難道真女子耶乃拭其裙襠曰物已溼溼人何爾
爾存兒見姊如是羞澀不堪掙脫而去它日張與崔大
郎聞譖時崔問張曰曩見汝弟貌極齊整何無丈夫氣
耶張戲給之曰弟實妹也因父母年邁託言生男耳崔
曰何日接來得襲餘芬願之足矣張笑曰汝欲欺小姨
耶越明日張以輿接弟來與崔氏眷屬相見時忸怩瑟

縮坐未移晷急入姊房方晒腆之不服無論寒溫大郎
有妹名小鶯者年十九與存兒同月生雖曰女流卻大
方不拘事無巨細過目了然合家頗敬愛之偶過嫂房
聞嬉笑聲竊視之嫂爲其弟戲珮雙鬢於耳加以女服
則宛然女也鶯入房笑曰嫂何以妹作弟而賺人耶張
曰父母之意誰敢逆爲鶯去旋返呼嫂而張已不在房
矣存兒見鶯來起身揖鶯曰張琪琴見鶯鶯小姐小鶯笑
不止而以手入裙下曰汝與吾一樣討誰便宜來孰料
手至下體物如杵立鶯大驚失色兩頰通赤急奔而去

幸無人覺是夕崔母聞張氏言弟本女身卽命與小鶯同宿張初言女身者蓋戲其夫耳不防姑命與鶯宿急告其夫崔信以爲真是女身不敢方母命乃曰何妨先與妹宿再謀可也張雖心急而口實難言佯謂弟曰今夜同小姑宿還是同我宿存兒知姪放誕未敢作敗倫之事且又喜小鶯俊麗乃曰同姑姑宿張急甚目視鶯曰姑姑一人宿慣焉肯受汝糾繞張雖目鶯而鶯僞作正色曰母命難違大郎又曰吾妹與汝妹共寢禮也復促鶯攜存兒進房安歇張恐事泄小鹿心頭撞不能止

胡思亂想如醉如夢挨至四更聞鶯房絕無響動因轉念以爲弟本癡騷或可瞞過翻衾覆枕似不成眠而大郎疑張情動乃與合體張遂極相綢繆於歡暢時具以相戲實情相告崔木不羈且愛張乃曰三日後視小鶯神色如何將機就計使鶯存作真夫妻何如張感泣而寢明日視小鶯神彩倍常呼嫂不置張告大郎大郎設詞諷母母初聞甚怒及觀小鶯爲存兒梳洗又見存兒嫩如冠玉愛惡交集以言試小鶯默無一語兩頰微紅由是促張與存兒同牀使媒求婚小鶯過門後勉存兒

讀書自任家務井井有條越明年存兒入泮家亦饒裕
好事者傳其事甚悉

冤獄

泰州有船至東臺縣及興化鹽城又至如臯通州及各
鹽場非船不行是船皆有養女或僱它人之女爲招覽
計習以爲常官雖欲禁而胥隸皆不能應命蓋有利可
漁也凡商賈裝載皆女爲之酬應眉目傳情語言軟媚
俟客心欲醉始獻溫柔至於吹彈飲博各擅其能名之
曰網船由之夫蘇之盪湖滄之江山閩之南臺粵之六

篷之與穉船也然諸船皆能溺人網船爲尤甚也何以
故諸船皆以倡名賤酒伴宿費有限量網船則託言室
女費則無限量矣舊說鄒某浙人也有親串官鹽場大
使往謁之僱泰州網船船戶丁姓也有女珠兒年十六
七許饒有手韻鄒頗憐之是夕晚膳侍者持二杯二筋
鄒初不解其故問何以二侍者笑持杯去鄒終莫能解
心甚悒鬱持書就燈而讀俄聞老嫗呼珠曰明日清早
開船宜早睡珠倉谷尚未睡鄒聞拋書擁衾見後艙門
啟珠兒伸頸笑曰客燈尚未滅耶言訖回眸一顧鄒已

魂消卽云燈吹滅矣然珠兒問燈之時艙門失閉鄒疑
捫之不意珠兒手與鄒手相拚珠疑鄒有心遂以手捻
鄒腕鄒喜亦以指捻珠指珠呼孃數聲不應隨過艙門
與鄒寢移時事畢臨去曰今晚雙杯勿辭是幸鄒唯唯
猶疑是夢恍惚間日復夕矣侍者攜雙杯於桌鄒不復
辭俄頃珠兒啟後艙門出萬福一聲入座把酒慇懃酬
勸酒已入後夜深如昨酣暢時嫗呼珠兒珠兒不能應
遂大聲連呼且呼且起呱呱聲不絕蓋珠兒產女數月
思乳哭泣珠急往艙後而嫗已見矣罵詈甚厲追逼一

聲呱呱兒摔入波中珠兒見嫗認真回視鄒曰汝害我
也迫逼一聲隨赴清流嫗由是跌足挫胸謂鄒曰汝害
我一家也言未畢追逼一聲投水而死當珠兒入水之
際衆水手皆已寢與方詫異間老嫗又死鄒觀情形魂
飛魄散欲死不能挨至黎明衆水手揪扭鄒入東臺縣
署告稱連逼三命官因案關重大草草過堂收鄒入獄
看押水手沈思再四越日復訊鄒直供不諱官命打撈
三尸具枉幸獄隸廉鄒情實私教鄒作書於鹽大使大
使札屬官雖礙情面設法通詳竟擬監後

寄所記曰此等案件冤而不冤不冤而冤又有侯官縣某生入都訪友由王家營僱車一輛行至涿州車夫大便移晷不至先是某與車夫一路之間飲食言語甚為相得及移晷不至初無疑懼且衣物器具毫無所失惟雙騾久立欲行某不能駕馭任其所之及至曠野邊騾越疆逸去某驚懼呼救來三五大漢詢其故某以實告大漢不能信以為謀殺車夫欲逸未能具控於官官捕車夫數月無獲某遂受囹圄之困管人云行路之難良有以也

煉丹

車秋舫言上元縣某翁擁厚貲而吝喜讀諸子及道家書然不求甚解一日有書傭攜手抄道書一本求售翁以數百錢購得之翻閱數四書有銅錢大洞然圓窟徹透紙背細心觀之凡有神仙字樣悉皆被蝕疑不可解睡至夜分忽大聲曰得之矣呼僕明燈坐以待旦喚書傭來問所買書尚有餘本否傭曰昨所買一本係其家婢女所竊故得賤售聞書志尚有九本甚珍重秘不眎人且聞現在尋覓所失之本如有收者願以重價贖回

翁沈思良久謂傭曰汝能爲我謀得九本當必重酬傭
曰翁勿急容謀之於是乎去旬日始來誦誦然莫詳所
謂後有少壯者亦莫詳其何人奪其書曰不賣傭良久
乃附翁耳語曰速兌二百金與之去翁素吝聞二百金
之多汙泔泔下用手布連抹其額曰少緩取書細閱弟
二本圓孔正與第一本對絲毫不爽閱孔之盡處有黑
圈若髮周回無接荀處心喜極而遽未肯言乃置書於
案曰與十金何如少壯者亟取書走且走且曰早肯二
百金售不知書到那裏了翁慌甚乃丐傭曰價再商可

耳傭起身曰無可商欲去翁挽留再四不得已以二百
金置案頭傭始取書交易而退翁素有吝名以二百金
購一書戚好聞之爭來索觀並問其所以貴翁乃言道
書所載蠹魚三食神仙字卽成脈望人得脈望治而服
之可長生言畢持書指示戚好曰此圓孔底所居黑圈
者脈望也於是諸戚好訝其博覽爭相傳觀一人年最
長眼且昏暗持其書顛倒閱之脈望墮地年長者猶未
知耳仍曰不能見傍觀者有見其墮地驚忙搶拾而脈
望墮地不見矣翁知脈望墮地不見登時面如土色不

禁失聲號痛如喪考妣量絕於地諸戚好敗輿而散家人扶翁入內室紛相勸勉翁不欲生飲食並棄舉家失措或謂備如另有此書不惜重價購之可也於是招傭告以再覓傭曰此可遇而不可求也聞四川新來道士能視地下物現住朝天宮曷往延之物如在地挖而取之甚便至議另購則無處購矣言訖便去舉家以爲言近於理乃請道士來道士長身玉立鬚分三絡飄飄然有出世姿衆疑爲神仙具道失物狀道士禹步而觀久久而乃曰在舉家欣然告翁翁聞之喜病遂若失蹶然而

興請見道士道士傲不爲禮翁以爲真有道之人也俛首低聲問所失物能得否道士曰易耳旋取所佩劍劃四方約數尺許命僕攜土五尺餘伸手取出曰是此否翁驚喜畢至驚其術之神喜其得既失之物致謝不已乃以三十金酬之道士卻其酬索酒飲之曰渴甚翁命取酒道士獨飲三石餘無醉意翁益竒於是長跼求長生術道士笑曰子雖得脈望無丹液和服亦枉然耳安能長生既醉以酒當以小術驗之屬翁僕曰呼小徒取丹壺來不移時徒隨僕至翁視其徒乃絕色嫩少年也

道士拉翁手入徒視襦一摸曰此姪女也翁試之果女其徒亦無拒亦無邪睨之態翁雖一試其徒若不知也翁愈以爲奇道士旋呼姪女拂拭丹爐焚炭於爐底呼翁取十兩重銀一錠置之於爐封其爐口使姪女以扇煽之復與翁飲數巡姪女曰成矣道士遂啟其封取所置之銀置翁前翁視其銀色變黃矣再細視之赤金也驚詫不已呼家人同觀家人無不以翁遇神仙矣翁未敢輕忽神仙卽以此金持贈姪女曰權作見面禮耳然姪女自進翁門從未一語至此方啟齒若新鶯初囀笑

而富曰奴欲黃白之物何難億萬翁請收之翁聞赧甚遂不敢相強道士曰夜深矣吾將歸去姪女可伴翁譚道一早便來翁不可道士曰若拘世俗之見則大道恐難言矣言罷飄然而去其行甚速翁以爲神仙無疑吩咐僮僕備茶與姪女譚道翁雖厚貲而生平從未一八煙花之地且無姬勝當其試視襦時魂已銷矣道士既去見姪女於酒後鏗前神彩奕奕疑人世絕無其匹心動口訥行狀難堪女解其意微笑而謂翁曰吾輩修道之人男女原無所忌雖上八洞神仙何仙姑未嘗不與

卷四
男子同處至麻姑下降仙子思凡皆神仙遊戲三昧實煉汞之大道也翁如不棄願薦枕席言畢聳身坐入翁懷爲翁理其鬚且理且歌翁生平從未履此樂境家人亦以爲神仙無忌豔羨不暇又何問焉翁遂與女同宿日高未起道士闖而入女尚抱翁酣睡翁見道士來羞赧無地道士殊不介意坐牀沿而問女曰道體何如女曰陽氣尚壯惱精太枯耳翁與女梳洗畢道士索卯飲飲際喟然歎曰吾非吝是術者但江湖邪行之徒往往借術惑世誑騙者多是以不敢請耳翁曰某雖愚竊窺

道力非仙而何如肯垂念某何疑焉至於所需敢不從命道士沈吟許久乃曰取五百金來覓藥乃可翁初疑其所賺旣而思之渠縱不返姪女猶存何可深慮乃如數與之道士攜金去數口不返翁甚疑然姪女極其綢繆教翁習吸津咽唾之術曰此紅鉛也翁亦樂其所教道士至宣誇於翁有自得之色卽命姪女煽鑪封口演法畢從容謂翁曰江湖賺人者動云婦女窺探丹則走去吾術不然請試之卽命姪女解衣臥鑪側彼此宣淫正雲雨間女忽曰丹成矣道士啟鑪見所取五百金化

黃金矣翁喜甚由此信而無疑道士復索翁之八字細
爲推算大驚曰天富星坐命何求不得何往不利可速
買童女一名吾當教以導引之術冀得紅鉛爲長生要
藥然後習煉金之術以濟世此神仙弟一功德也翁曰
諾卽爲道士求姪女道士不可命翁出家所蓄婢視之
曰皆凡骨也乃以五百金買貧家女曰此人大福相遂
教誨浪宣淫之態復以五千金置鑪內教翁禹步誦咒
姪女與所買之女極其醜狀翁旣心醉任其所爲所買
女復學其煽鑪之法道士遂出八無恒三日後曰丹成

矣視之如前皆成赤金翁由是學禹步誦咒甚謹居無
幾道士曰成矣且屬慎秘其術曰吾行矣翁留再四道
士曰不可久住恐既及攜姪女遂行居無幾輟來接所
買之女翁大愕細詢來人始知所買之女乃秦淮伎也
道士以三十金包來一月今一月矣言畢與女俱去翁
深悔墮道士術然私喜黃金尚存取而視之銅也憤欲
訟傭傭竟無著問極而死或以爲吝之報也

骨董先生

秋齡又言有骨董先生者貴州貴筑富室朱氏子也愛

金陵山水之勝遂移家而居焉其人也略涉書史廣交
游內所以門多畫轍座擁金罇以至歌童舞女狎客幫
閒無不造其居矣始則譚詩講道繼則博古搜奇不惜
重值收取周秦之鼎漢唐之碑而估客書傭日無停晷
凡有良會必設古翫以娛賓客賓客無有不讚揚其媿
者朱以爲樂命歌兒勸客不醉不止飲興酣時坐有客
曰適觀足下古器雖多而不精雖媿而未善以僕論之
寧萬金置一物使天下人知物之佳此孫武子兵在精
而不荏多之謂也朱甚然其說由是喧傳朱不愔重價

而購稀世之物矣於是四方言利之徒搜奇探秘貿貿
而來朱觀之略取數物酬其值而言曰諸君不辭千里
載物而來然皆非僕之所好僕所好者乃三代有一無
二之物漢以後物僕弗尚焉今以後唐宋間物無庸攜
矣此則略酬其值者蓋稍盡其情而慰其遠來也聽之
者諾然而去未幾有峨岷山行僧持一盃求售朱視之
盃質麤厚且無勦口有微缺用古錦包裹外加紫檀木
匣索值五千貫朱疑欺已笑而還之因僧自四川來豐
其盤川待以一飯僧行至門首仰天大笑曰吾固知世

之多葉公也朱聞是語復邀僧入曰僕雖不敏涉獵古
磁多矣和尚言僕見真龍而畏請畢其詞僧復取盃入
手指而言曰此乃諸葛武侯渡瀘時祭江貯法水於中
之盃也滄桑後沈淪湮沒忽現祥光萬道照耀江側漁
人偶網得之祥光猶繞漁舟三晝夜始息貧僧知其寶
而購之復聞公子好古不辭數千里而來持贈公子詎
料公子竟以尋常之物目之故發笑耳朱聞何以異於
常物曰夏日貯水不敗冬日貯水不冰此卽驗耳朱聳
聽乃以五千貫昇之去藏盃內室雖至好不與觀尋有

蘭州人攜竹竿一枚長約七尺通身無節包漿似溢歷
代名下士皆有題識寫作兼佳題云姜大公釣於渭水
之魚竿也朱賞其題識無論真偽以數千金買而秘之
又有濟南人持敗蓆自言曾子易簣之簣也謁朱求售
朱嫌其破爛不欲留其人曰某聞公子專尚太古之物
且具慧眼能辨真實故不辭跋涉特質之於高明耳公
子竟不一顧真使人悶混死矣朱歔然曰物雖古其如
做何其人晒之曰此簣乃春秋時物數千載以來焉有
不損壞之理若欲真古物而全嫩如新者難矣由此觀

之公子博好古之名有求全之責博雅者聞之必以公
子爲皮相士也某竊羞之朱卽以所論商於至交曰將
以此簞真而失之恐爲天下笑僕不能辨物之真偽也
將以此簞偽而收之復恐爲天下笑僕不能辨物之真
偽也奈何至交良久乃謂之曰寧收無棄何則魯燕昭
買死馬骨而良馬至蓋失者小而得者大也朱曰善乃
以千金買做席於是乎巨商大賈輻輳其門不數年囊
蓄者罄矣竟弗能延賓客竟弗能蓄妻子竟弗能肥馬
輕裘於是乎變其田莊散其僮僕質其衣履以所收周

秦之鼎漢唐之碑賤而轉售之矣不數年無立錫之地
無裹腹之粟其所存者曾子之簞大公之竿及諸葛之
盃雖欲賤售而難其人矣於是乎告貸於賓客覓食於
歌兒雖得一飽猶恐其古物爲人窺竊乃覓草繩繫簞
於肩臂左膊挾盃右手持竿行吟街市好事少年呼之
曰骨董先生

記所記曰富而貧貧而富古之常也然秋舫所言二事
又造化之奇突者也某翁因貪喪身朱氏子好侈行乞
此又在循環之外總之天理昭彰絲毫不爽造化亦不

能奪其巧也錄之爲貪侈者戒

東門氏曰文能勸懲硬與人心世道有關小說之所以能傳者往往在此

孫古董

銅山縣民孫萬三素無依賴衣食不周者有年矣忽憶疎族有商於淮南者擬就食焉遂之揚郡司闈者見其襤褸不與通旬日間囊無一文是日將晡尚不得食饑腸屢鳴而相火熾甚思無它將於無人處尋雉經耳行至刊溝廟側拾錢一文適有以六錢而博餅者遂與之

博一擲六錢皆背得餅八枚食二枚轉售六枚與博者又擲又勝於是腹既飽而餘錢數十乃不死回至天寧寺門外有蓆地售舊物者孫覷得寶石一粒卽以餘錢買之旋貨於珠寶店得制錢二千餘文買布襖一方販廢銅鐵爲糊口之計有老媪持鼻煙壺二枚紅斑鮮麗世所謂倭瓜瓢洋料者也孫以千文收之同類者正厯笑之間忽有藥馬者從東北方來行甚速過而復返口噪京腔問煙壺賣的麼孫卽立身奉壺以獻問價若干孫惟恐失其主乃伸五指連搖曰五百其人曰那值許

多隨手探懷取五十金易之鞭馬急去孫驚喜不能自
主猶恐其人復來退物忙收所市同寓同類有知之者
勸孫賃屋販賣舊物爲長久計孫由是衣食無慮一日
偶至天寧門內街見市肆有三足銅鑪中缺一足通體
黑黝如漆請其值其人笑謂曰孫兄既是同行但照廢
銅稱之可也稱之得七斤八兩算交其值攜鑪歸擬補
其足而售之暇則摩挲爲消遣計忽失手墮於石迸去
指大黑黝一片拾而視之漆也回視其鑪寶光奪目心
甚疑焉取利及刮之赤金也由是康矣漸有知之者朋

友亦漸多往來者或有勸其聘室或有勸其納妾一人
忽曰現有某財主新死正室黜一姬才貌皆可暫住蓮
花菴尼院如可娶以爲配吾當爲兄謀之越數日復來
邀孫過菴相訪孫見是女頗莊重悅之遂與尼議婚尼
無難色蓋財主婦素嫉是女嘗囑尼以小戶配之且有
酬勞其意在女嫁小戶之家一生無安逸便樂尼亦因
女貧願其速去故一議卽成擇日過門孫見女一無所
有惟貼身小襖千補萬衲孫憐之製新襖使易女謝而
納於厨仍著舊襖孫疑其儉強易之始著新衣旋將舊

櫻指疊藏於箱底甚珍秘之孫戲之曰此中有珍寶耶
女笑曰然孫訝之且索觀再四女不得已始拆一補內
有豆大珠數粒諦視之約值數百緡其它疊疊莫能測
算詰其所來女泣而言曰財主在日甚憐惜之無奈正
室妬不能容主人臥內必攜珠寶數回命密藏爲身後
計且料其終不能容教補綴是禩免其疑耳及出門時
僅與布褂裙及此襖尼亦因貧始得嫁君言已淚墜數
百點猶不能止孫嗟歎不已而心頗樂矣數年間連舉
三子一子入銅山武庠因富而娶舊紳之女爲媳將歿

告諸子曰我死後汝輩見貧苦親族及饑寒流寓之人
必加厚恤當我於窘困之時一餐不食精神疲憊一日
不食頭昏目眩三日不食溺糞皆昏我嘗歷其艱苦汝
輩能不背吾言卽孝子也言已而瞑

奇疾

長沙善化縣道中有茅葦數椽一僧居之持戒甚苦不
苟言不苟笑寢食外木魚鐘磬誦佛號不息左臂膊患
一瘤奇癢不可奈以右手抓搔而不能止愈搔愈癢又
數日癢愈甚極力搔之穴隨指落而癢不能止然皮綻

穴墮絕無點血心甚異之逐日抓搔穴盡見骨癢稍止
夜夢伽藍曰龍可降矣醒而莫喻其說又數日癆結若
油膜明徹見骨中空盤蛇於內蜿蜒若蚯蚓狀輕易不
動動則痛入骨髓無見者不動男子觀之則動婦女觀
之則大動大動則大痛痛不可忍然亦賴此有見憐而
施舍者可以置鐘磬可以建殿宇僧雖負痛卒賴以興
久之僧始悟龍可降卽此孽矣余時正寓長沙聞有此
異築輿往訪果符其說道光戊子夏六月也
記所記曰僧疾奇矣近又聞孔汝園言曲阜正南門外

地名苗孔者有顏姓幼子年數歲顛問生穴若瓜子大
殊不介意明日視之大如錢大如盤大如帽忽大如篩
壓其首而頸遂不能直以竹削二柱置於肩而撐之至
廢眠食其母憐而起視之穴根若線母遂暗持利剪剪
之穴隨手落患處冒紫血些須而愈家人葬穴於河側
明日往視其處穴凸如墳觀者駭甚相議積草焚之焚
燒之際聲如爆竹響畢冒紫血些須遂燼其子至今無
恙

財有定數

舊家子言曲阜東城門外孔與楷販鐵致富生性寬厚
時近冬令有城西數十里外村叟某敏闕而至孔因其
同邑有年賓禮待之叟曰余鄉農也每歲爲人司耒耜
衣食外餘銀兩許二十餘年積銀三十餘兩貯於瓦罐
計若干件封埋牀側因年邁擬製棺衾詎啟土銀罐無
有駭詫之至夜忽夢金甲神謂銀歸財主孔與楷矣雖
思無益初以爲夢由思至然頻夕所夢如前神且言汝
如不信可往問與楷寢室東北隅去土寸許可以證吾
言矣與楷見叟誠篤隨往視之果然遂攜罐至廳查明

錠件與叟言符合卽以其銀還叟叟謝卻之云某之來
證其夢耳豈數市井設騙局而誑君之銀乎君固長者
也某不敏亦未嘗不知命耳某蓄此銀數十年一朝而
至君處豈非數乎且近聞諸城劉氏使老僕灌園鋤地
得銀壘壘然不知其幾千萬也劉憫僕貧畀數千金於
僕家僕得是金書驚夢寤室不能安復以是金歸其主
而後安然其主頗憐之取元寶數枚呼之曰此爲汝身
後計可耳僕謝而秘藏之未幾大疫僕全家病倖而不
死然其銀延醫市藥謝客酬神盡而後安由是論之其

財不可強也言訖欲別孔欸留之曰君古之人也亦不敢以區區物損足下之清然既過我何妨殺雞具黍一酌而後去叟諾於是賓酬主勸日已過午叟起身孔亦知不可留臨行持一竹筐貯饅首三十枚爲餽叟亦不復辭攜筐歸行十餘里道有溝洫因雨成河且深不可厲躊躇間有乞兒數輩蹲河側且識叟乃謂叟無去襪履肯之可渡既渡叟感丐去家尚十餘里嫌筐匪輕遂以饅首酬諸丐並屬食後送筐於孔欣欣然去矣眾丐重叟擬分食饅首後還筐與孔內一丐曰饅首冷硬與

其還筐孔與樵家曷若索湯食饅首豈不勝冷食耶眾曰善健步同往歸筐於孔並索湯食饅首孔疑親詢送筐之由眾丐道始末問饅首食否曰尚未曰盍查明易新蒸者何如丐感德不遑就湯食訖而去孔收舊饅首入內室歎惜久之乃謂妻及子曰貧人云錢財有定食祿有方豈虛語哉今早因城西某叟來言畢生集三十餘金一朝而至我家豈非天哉我獨念其貧苦如數與之彼又傲兀泥古引諸城劉氏語絕不肯受我故遲遲留飲以三十餘金分藏饅首之內蒸而與之蓋欲攜歸

知余之意略備衣衾棺木盡吾心耳詎料中途變幻巨
測仍歸於我豈非天哉吾甚懼焉管之人言曰有聚必
有散有盛必有衰今則聚且盛矣吾甚懼焉汝輩當以
睦鄰任卹爲本或可冀其悠久否則衰且散矣慎之慎
之
記所記曰東坡先生云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
誠哉言也今於某叟益信之矣吾鄉有燒煤劉蓋其財
因燒煤而富故有是名一夕失楮幣數百緡天且陰雨
昏黑料其絕不能覓曉俗未竟其子歸告其父曰適因

赴友人招辭之不得畏地泥濘繞道行見地有光拾取
係字卷故攜之歸言已呈於父前父視之卽所失之楮
幣也信乎一物之得失尚關數定況數百緡耶因錄孔
與楷事故及之

東門氏曰此事予亦聞之里人然孔與楷作孔傳煜字
曜臨舊縣人

齧舌

廣東某生拔貢生也讀書好自負目空一切未拔貢時
讀袁子才詩每讀每罵罵其品行不佳旣拔貢後惟變

童是好深悔前罵之非每讀一篇甚欲焚香頂禮讀至李郎歌自以爲爲畢宮保不難得李郎難書僮李七有中人安本蘇郡人其父演劇歿於廣州七與其母流落不能歸傭工於某母本倡家子且隨七父朝歌暮舞夫婦皆伴客夫死不能安於貧遂失節十三歲爲某書僮頗聰慧聞某所言乃曰相公能爲宮保何患世之無李郎耶言終一笑百媚俱生某見之情不能奈挽七坐懷訂無雙之約登牀後一舉一動未有不謀於七者也雖夫婦牀第之言七亦能知雖然七無專房之妬無恃寵

之驕遂能得閨閣之歡久之有辟陽之倖恂恂然無間言及某緣例獲令江左七司閨事無巨細七行則行七止則止某不能專爲之主候補時奉差吳陵七在省會夤緣一切七命變童魏小三隨行公事畢回舟寥寂乃命魏司蘭州於吸際弄魏兩頤魏目送情某以爲可且知魏乃七之弄者遂抱至膝上細加摩弄將徹底衣僮拒甚峻某怒曰我不及李七耶僮乃泣謝曰兒非絕拒奈與七郎定盟誓不二心某怒甚推魏於地以鞞踢數下曰我弄李七尚不能辭况汝爲李七弄耶魏懼伏地

叩首請饒呼之起魏起重侍飲饌畢將寢復呼魏啟牕
窗曰如此好月奈何虛度不移時淫心熾甚復攫魏頸
親其口曰汝從我豈不勝李七十倍耶魏知不能拒乃
謂某曰必欲我從舌須遞我某問是語樂不可支急以
舌遞魏口魏乃極力一齧幸中舌尖齧落蠱豆大一片
鮮血噴濺衣爲之赭某護痛兩手捧頤魏菜勢一擲由
窗入水它役聞水聲爭起相視莫識其故倉皇失措某
索筆書以示衆僞言魏僮戲水失溺已因在魏待呼齒
傷舌尖負痛云云它役唯唯覓外科用象皮膏敷之而

愈打撈僮尸報驗同寅代爲申達事始得寢

記所記曰閩粵南風甚厲然旣身爲宰牧不當仍復爾
爾齧舌之報宜焉余居揚時親見甘泉縣令受屬僞詳
豈復成世界耶旋聞李七爲某夤緣得宰宜興宜興之
民知有李而不知有某遂使周孝侯祠壁有赤練之謠
山西張某宰獲鹿悅門子妻權遂由門子出民知有門
子而不復知有張矣烏虜守土之官不重民而重色烏
可得而治哉近聞張雖黜職某已陞州此又夤緣之善
不善也

東門氏曰人多言若輩中必無血性予竊以爲不然天之降才無殊伎女中有貞節豈變童中必無義烈哉觀某宰數語蠢惡已極又身知各天所天者原不以富貴貧賤異耶其人之不能爲循吏也豈待問哉惜哉小三千古冤獄誰能償其命者而小三雖死不悔矣自來忠臣烈女其所以百折百回而卒完其名節者同此心志耳若使易李七爲小三斷不至赤練之興謠矣雖然溺愛不剛人豈易言知哉

異術

北直演戲法有名邛大者本山東濟寧州人久居直隸省習其術詐稱開州人在台莊鎮作戲用三小刀各寬二指長尺餘顛播旋繞若墮若飛對面一人復以三小刀亦如邛大所弄愈弄愈近良久六小刀皆在邛手傍一人復以三小刀顛播迎來片時並八邛手其成九刀上下縱橫忽擲一刀於半空邛首迎之復八手內參差九刀更相擲遞觀之者如在山陰道上矣忽來一僧深目凹鼻大袖招搖視邛微笑邛雖手弄九刀而目注於僧覺僧有異弄其刀而揚其言曰會者不可當場說破

不會者不可背後誇張光棍光棍到處幫襯言未已僧
忽大袖一展曰偏不幫襯九刀一齊躍入僧袖卽行走
去觀者駭散呼僧住僧竟不住隨呼隨趕約趕三十
里好事少年奔而觀者數十人耶趕如飛僧惟款步然
不能近於是少立呼其伴曰速作法復謂諸好事少年
曰勢不能兩全矣探懷取小木人摔於地持利刃於手
念念有詞一刀入木頸頸斷似有血蹟當木人頸斷之
時僧頸亦斷木頸有血僧頸無之僧用兩手持頭安於
頸上且安且行行急如飛向直西而去登時不見耶竟

無可如何喘息而已

韓大嫂

曲阜土倡年長者稱嫂韓其姓而無名故稱韓大嫂焉
年過四旬門無車馬每日挑燈於牀橫臥而弄雅片菸
管蓋冀其或有同好而來者習以爲常一夕於矇矓之
際見黃瘦婦人竊弄菸具似有巫誕之狀韓曰汝吸此
耶婦人笑而不言韓遂挑菸於燈燒而奉之婦人不敢
受轉請韓吸韓素爽便先自吸訖噴煙如雲霧婦人就
而嗅之再吸再嗅乃去嗣夜復來嗅之卽去如是者數

夜韓心知爲鬼毫無駭意心胸間常自念曰彼未死之前何異於我我死之後又何異於彼也雖鬼友之何礙且彼之所嗅乃我吸之餘旣利於彼無損於我況同是天涯淪落之人其所以能勝彼者一口氣耳自念間婦人已來由是日親日近久而亦忘其爲鬼問其姓曰姓王問夫爲誰笑而言曰與大嫂同道問何以死笑指菸具曰此耳韓驚起問何以至此婦人乃長歎一聲始相謂曰吾輩以身事人蓋其色耳年旣老大又爲此物毀壞容澤與同輩少年並立愈形憔悴近時論風月者未

有不厭故喜新朝張真李而所適廉恥旣忘焉有憐惜但索纏頭以供飲博有索則喜無則老拳毒手日無寧晷因思無出頭之時遂飲此以畢命旣死之後轉爲瀟灑惟此癖尚不能消凡吾同類遊魂隨風飄蕩一聞菸氣香入骨髓恒戀戀不能捨昨見大嫂陽氣消耗人世不久故敢冒昧請耳會朗曰乃轉輪王決雅片菸獄大嫂曷一觀否韓自忖於世不久願與往觀次日鄰舍見韓晝不啟關疑其有恙隔院呼之不應遂奪門入見嫂橫臥於牀一燈豆火復呼不應膽壯者拭其胸尚帶溫

意疑其菸癮舉發噴煙於其面仍不能醒老成者止而待之於是更替守候一晝夜始甦汗下如雨又移時方聞歎息有聲鄰人進以薄粥詢知同王大姐八陰曹遊翫初見街市橋梁廟宇衙署一如陽市惟無煙火氣至所服裝葛雜處蓋無寒暑時也當遊翫時路逢南澥觀世首菩薩朝玉京回道見慘霧愁雲鬱結不能開法駕遂停卽飭值日功曹查覆乃前任轉輪王因十萬雅片鬼魂無獄可羈乃命散而之四方懲勸後來之人使天下無食此物者將功抵罪可免輪迴之苦奈鬼魂感至

食菸之家見明鏡執筭遞相呼吸之時痼疾舉發忘其爲示夢勸懲之諭俟其吸後引而嗅之嗅旣久惟恐其不吸也更何勸焉問於來時見人不及揶揄使吸如再不吸則虛冷氣於人頭面使其人禁寒不得則吸之世以爲癮來也鬼方笑而嗅之如其人忍寒不吸鬼卽以刀繳人腸胃痛不可忍則吸之世以爲癮來也鬼方笑而嗅之如其人忍痛不吸鬼卽拈人肝肺使其人涕淚直流嘔吐不止則吸之世以爲大癮來也鬼方笑而嗅之鬼之計亦惡矣然轉輪王請菩薩平反是獄菩薩乃

灑甘露萬滴使前之十萬鬼魂輪迴畜道現在生魂懲
其向善王曰於從南嶽來菩薩既歸南嶽何不絕其根
株使無延蔓不一年而盡矣菩薩於是合掌蹙眉謂王
曰善哉善哉玉帝因當今國有賢相世有良醫既無疾
病之殃又解兵燹之患故存於之一道使有過惡之人
自溺其中然此劫所溺亦不過數十萬人不十年而盡
吾之力不足憫其孤苦也常是時我與王大姐各得甘
露一粒行將托生陝甘去矣言已目瞑

狐兄

汜水城南有狐主村農張姓家好事者因狐能詩多稱
之曰狐兄或傳其經文王墓云將相不驕天下治后妃
無妬子孫多余訝其非老於名場者不能道此遂疑其
偽傳詩者言之甚確時余正讀宋史乃謂能咏宋史事
卽服膺矣翌日其人攜七律詩頌聯云覆土金藏僧院
日捧茶婢問漢書時余讀未竟而讚之曰仙乎仙乎恐
近日字內自稱才子者未能解此蓋出句用范文正公
事對句用司馬溫公事設非熟讀宋史烏能解此傳詩
者曰旣賞其詩何妨訪之於是命駕而往入其室空空

如也投刺於案忽聞有不敢富三字余笑曰狐兄既係詩人何拒客之如是耶言未已有人拱立屋隅約年四十許秀目微髭衣冠楚楚金頂煌煌余戲問之曰足下亦樂此乎曰聖朝名器焉有不樂者耶余復戲問曰何由得此曰聊以自娛耳且吾類獻媚於當事得所歡心隨意假它人之名姓誰曰不可尤有甚於此者家世不清稍有餘貲託言醫卜便隨意而戴誰曰不可尤有甚於此者其父登場其母倚市其子便可煌煌衣冠而恐嚇鄉鄰也詢其故皆由終南捷徑之所得也吾亦因

是而倣其所爲聊自娛耳余曰昨觀足下詩是足下長於經史者也足下既長經史必能達聖賢之道又何必假虎威以欺世僭妖媚以惑人曰非也吾類亦由人類有賢有不肖也賢者也或爲各神祇差遣司事或潛隱山林脩其正果其它娛花木者有之嗜琴書者有之至假虎威而如苛吏者僭脂粉而如倡伎者亦由人類中之不肖者也豈可專責狐也譬先生之才之學優矣學優則仕先生不仕蓋各有好尚也僕之好尚在於詩耳余曰詩亦當有學方見根柢曰然今之好名者則不然

才者好爲詩學者好爲攷据夫攷据不可施於詩如長恨歌爲千古不磨之詩內有峨岷山下少人行之句然明皇幸蜀未嘗至峨岷也又如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若以攷据論之朝爲行雲暮爲行雨見宋玉高唐賦乃楚懷王事倘云懷王則不可以言詩矣詩之道可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正指此也譚論之際張具雞黍余就席而問曰足下云狐名乎姓乎族類乎曰皆可以族類而論則有塗山氏以名而論則有董狐以姓而論則有毛與偃也然吾類所呼聽人而已亦由先

生聽人呼牛呼馬而已矣

東門氏曰是先生解嘲語恰是絕好一篇遊戲文章

神醫

先君子嘗言神醫莫如吳下葉天士葉輿過市見貧家送葬棺底滴新血數點急呼止其棺昇棺者素知技神遂止之問死幾何時曰昨將夕曰男乎女乎曰產婦曰速歸可治其夫叩首哭泣隨葉轎後而觀者隨往甚眾至其家命啟其棺昇屍在牀去殮時服把右手脈曰可救取長鍼一枚解胸前衣當心一鍼哇然一聲產一子

而婦人有歎息聲觀之者如牆堵莫不歎服或問葉曰
術固神矣然先生何以知其不死天士曰此無它適見
之血鮮而不敗故知其未死及把脈細審乃知腹內嬰
兒手拈母之胞絡絡近於心心痛暈絕特以鍼刺嬰兒
之手畏痛手縮焉得不挽嬰兒既生母亦不能死矣所
險者在鍼之分寸耳言未已眾中有少年伸脈求診天
士眈視良久曰當速歸今晚必死觀者見其壯甚驚詢
其故曰吾以脈理審之腸已寸斷安能不死蓋少年係
產婦對門銀錢局之夥聞眾口一聲言天士有如神之

技心不能平午膳剛罷跳櫃而出排擠入室求診視爲
戲詎飯飽不宜踔弄踔則腸斷至晚果死於是喧傳天
士死而知生生而知死其名重矣天士婦將至家時見
門首株柳繫船齒齒皆求診眈眈者也內一船是新科狀
元某捷報後發狂長笑不止飲食不能下父母憂甚慕
天士名使僕伺其子來就診天士乃望其顏色察其語
言曰速歸十日內必死無救復招僕人於它處曰言死
者僞也方纔細視脈理蓋病者少年遇狀頭之選其心
樂甚俗所謂心花開放遽未能收故笑聲不止適當其

面而言死者使彼憂懼心懼則花合買梨數十劬沿路
饑渴皆以梨進到家時病可愈矣僕善其言如法治之
到家果愈

記所記曰近聞舊家子言宛郡有外科某醫遊於市見
貧老婦人將童子行有戚容視童子面黃而羸嗽痰腥
臭憐而止之問何之曰祀神問何故曰孀婦只此一子
近患異疾羸弱待斃諸醫莫治擬求神討仙方耳某視
其子脈曰此肺癰也易治之婦人長跽問方藥曰汝攜
子歸某隨往某果攜僕持具而往至其家命婦人置子

於膝敞其子之胸匿刀於袖噙水於口繞屋行十數匝
噴所噙水於子面子忽作寒噤卽於寒噤時胸前一刀
其子嘔膿血數升乃已某後謂人曰肺癰頗不易治肺
乃心禦失之毫釐有性命憂可謂險之至矣當噙水繞
匝之時揣度神理故噴水於面使其一驚而其心往上
一提刀則至於肺至今思之猶覺其險當時一念之誠
蓋憐其寡婦孤兒倖而得中然終不可以爲法吁良醫
固當如是晉人云膽欲大而心欲細者此也何近日有
業醫者自言滿腹經綸究其所治百無一効可謂奇矣

然富貴家知其庸而聽其言亦可謂之奇矣

火神量地

山陽縣民某幼無賴以詞訟與其家始憂衣食既得之憂妻妾既得之憂奴僕既得之遂憂室宇不寬無園亭之樂乃與縣之胥隸上下其手陷良家子舒某於不測復使人譏其父兄易房屋而營事蓋舒之房屋精燉亭林幽靜所惰者園池甚闊花木甚盛而主屋甚狹某祇一妻一妾大可居之舒子亦不肖常集少年婦女於園亭遊戲復招諸惡少聚賭朋淫因得是既父兄深惡之

因某圖其產遂忍而與易某貪心不足既以小易大尚欲舒輸銀若干交由是而不成將興大訟與同類議訟詞歸晚麗譙聲聞離家不數武見燈火焰燿紅袍人丈量已之房屋量畢插紅旗於屋角某疑且懼悄問其左右曰火神也將焚此宅不許沿燒鄰屋故標旗為誌問何時曰夾旬後言已不見燈火悉寂某驚懼無措自以為神示警也明日託言於舒不欲輸其銀但欲速易於是互相搬讓某於進宅弟二日延請官長鄉宦以圖光耀且又恐嚇里居弟三日延請鹽當富商大賈以圖賭

博抽頭供其需費第四日延請府縣胥役牙僧營伍土娼流伎工匠人等以衙交遊之廣於是猜拳行令此歌彼舞近四更矣忽座燭飛焰煤於鏗彩之繫司事者撲之愈撲愈熾沿及椽棟大衆驚懼呼取救火器具掘水鉤茅竟無濟矣比及天曙而成瓦礫場矣其時妾將坐草一駭而歿同類者哀唁慰弔某猶嘖嘖歎神道不應誑已深心者聞而拚口胡盧舒竟無恙

記所記曰火燒人心諺有之矣神道雖言設教然可補國法之疎某之事余嘗親見之或傳其造化弄人足可

以警世者淮郡去揚郡三百餘里夜行船一宿可達故往來多小船其時六月熱甚一船人數已足將解維時有少年襍襪而來口稱緊急差務船戶莫辨真偽攏岸以待少年上船不問先後長幼決無遜謝仰臥艙炕揮扇數十下然後揮汗亂灑衆厭之已而歌唱以兩足撐板正行之際上流糧艘揚帆若箭而來避之不及艘篙逼浪咯喳一聲篙尾鐵尖正戳小船艙板直貫少年腳心通透血流不止又一行路少年途遇驟雨避於村店其店先有老學究攜一女在室內少年曰飯店散人船

人人得而居之且言且入其室學究怒曰爾何人敢無禮之甚耶少年曰同是住店誰可住誰不可住耶正擾攘間店主入謂少年曰彼有少女汝宜避嫌何若是少年曰彼女既畏人何不攜之出耶刺刺間天已昏黑雨蕩霏而不止女爲父曰渠旣欲占此室兒與爹爹簷下可耳父女遂出室壁忽崩少年竟壓死於內卽此二事孰謂無鬼神耶

九龍將軍

辛巳洪湖暴漲高出於黃流之上清淮下游漂沒而死

者浮屍不可以數計中流有蛇長三尺許首尾高齧性腹貼水逆流而行來往舟楫遇不讓道蛇則怒直上桅頂嚙篷斷索幾有覆溺之患後來船隻不獨讓道遇必許愿設牲而後已蛇有時戲於河有時戲於湖凡戲湖戲河之日必有狂風駭浪損船壞楫之徵若風浪不興蛇則安臥於金龍四大王神龕之上僧忽造言獲利呼其蛇曰九龍將軍是四大王之中軍也有所請禱頗有小驗於是清淮之民間傳九龍將軍寺僧復神其說香火遂爲之一盛廟宇遂爲之一新余有旅人字木彘者

南康縣秀才也性迂訪余於埭上論文之暇聞蛇異乃
至廟廟在大河之西爲孟縣豆商會集之所木彘徘徊
殿廡呼其僧出蛇觀之僧聞所言咋舌良久乃曰客欲
瞻九龍將軍耶請低聲若將軍有聞恐不利於足下也
別足下意甚不虔改日謁之可也木彘曰將軍有靈其
咎把我如不我見我弗去也僧似知其迂歸不得已導
入正殿始入檻蛇驟攙至木彘前繞轡數匝曰吐赤尾
頗有吞噬之狀木彘略無懼色指蛇而大聲叱曰汝雖
異類旣稱謝氏中軍焉有見小主人而逞跋扈之狀耶

蛇似有聞巫頭委委俟木彘禮神畢始復入龕蜿蜒於
大王履側寂無動殫僧疑木彘有道術者也呼茶具饌
恭謹倍至伺問而問曰先生何術能使將軍若是曰此
無它吾姓謝神亦姓謝以譜系論吾與神非疎族也以
理責之安得不如是耶且神之忠正宋史載之汝亦不
得俗妖言而惑衆今而後再聞有恐嚇鄉愚詐騙財物
吾不貸汝矣僧唯唯蛇亦未幾入黃河而作黃鶴去矣

孝女

寶應縣汜水鎮居民多居於河隄之側或捕魚爲業或

掉船爲生否則農而已矣農人李姓女幼字某船戶子
未嫁而寡鄉里嫌其不吉遂無問名者父死母病子然
靡助終年惟挑菜拾薪以養母一夕夢父曰兒苦矣明
日有鯛者見必從之無自苦旣覺莫知所謂女性素愚
惟知養母晨興母思鮮魚炙甚篤女無所措已而思魚
在水中乃向河側坐以詩魚久不得魚爲之隕涕旣而
豪淘哭於河側當是時朱氏子有事田疇聞哭聲尋聲
至河見女問何故女以母思魚告朱氏子笑其癡曰此
地乃魚米之鄉行河里而至鍾何魚不可買而哭於此

誠未可解女聞之破顏笑而奮曰兒不癡君誠癡人耳
市多魚無錢而可得耶朱遂以所攜三貫文傾囊相贈
曰卿當以此錢奉母盡時來吾家再取可耳言語間家
僮餉鮓至有魚炙一簋朱卽取以遺女奉其母翌日以
所貽錢爲母調治無何錢盡欲謁朱難以啟齒不謁則
無以奉其母躊躇間朱之使攜錢數貫至如是者年餘
母死朱爲之備置殯殮以及女之孝服並用度貴女感
朱德誦觀音神咒爲朱祈福朱聞不樂蓋不欲望其報
耳命僕婦招女司閨闈事女婉辭之灑淚數點屬僕婦

曰阿姆明早必來吾尚有事相託明日僕婦至其家女
已死於繩矣僕婦訝甚歸告於朱朱亦莫解其故仍命
前使攜錢爲女辦葬事使忽僵立復蹶口吐白沫半炊
時始學女子歛衽爲朱跪拜而言曰兒蒙厚德結草無
時然尊使屢屢於奉命來時必及戲言而後已兒隱忍
不言者以老母在母死未寒尊使竟行強暴兒復婉言
託故幸免所汚其所以不卽彰明者猶恐怨及於恩公
且不能防其所萌之志計無所出乃就縊耳然尊使有
干天怒瞬息有驗言未已哭哭未已拜拜未已忽曰兒

去矣其僕蹶然如僵當是時日光雲淨僕若人揪旋繞
數周肩與簷齊霹靂一聲肢體遍裂有字數行在背而
人莫能識

肥城狐

肥城外十里有桃花山其山多狐父老相傳令廉明則
隱今會訪則出道光己亥庚子宰是邑者乃漢軍進士
某狐頗出焉逢鄉會市集與人交易恭而有禮至所市
餅餌果核之類往來已久市僧遂能識狐蓋見其頤順
俱狹口目皆圓雖裝束不甚異而語音近鳥指爪若削

世所以知爲狐也已而熟狎有王某執女狐手曰汝輩
知相請相我狐愀然曰汝之相不貴亦不富也問何說
曰凡人帶幾分賤骨頭方能作官作宰凡人帶幾分窮
骨頭方能作詩作文汝無窮賤之骨又焉能歷仕途而
享大名耶王聞而怒曰汝戲吾身登仕版何賤之有若
謂能詩文而稱搢大者容或有之女曰是非爾所知也
夫登仕版者位至台卿猶未免皇家僕馭非賤而何若
欲爲傳世之文不窮而不能傳也晉人言曰文不窮不
靈詩不窮不神聖賢不窮則道不尊豪傑不窮則事不

成由此論之身無窮骨而望傳世者難矣王曰吾憎遂
別去至其家憤憤然如有失家惟老母弱妹二人而已
母見其色倉皇詰之王乃細述所遇云云母曰斯言近
道爾之所遇仙也王是夜睡不能熟約二更後狐至王
大喜欲與之狎狐正色拒之曰無糾纏吾與足下無夫
婦緣強之則病王曰得親芳體死且不悔病何懼焉復
長跼而不起狄俛隱身不見王喚呼不已母聞子室有
人趨而至見子伏地作哀懇之狀呼責之王雖無賴而
孝卽以實告其母母曰仙旣至舍何妨一見暗中語曰

天人如不以異類見怪兒當爲夫人請安問好言已現身以卑禮見其母母還禮視之好女子也心頗好之曰仙姑如不以蠢子見棄吾實願爲爾姑也狐聞之面帶羞澀良久乃曰兒異類也夫異類同衾易生灾眚世之人不責男而專責女兒因是懼故所未敢請耳母曰旣來則安況老身心許可無庸過慮矣言訖母去狐遂與王修夫婦之好未幾王果病母爲之延醫市藥不無變賣母雖不言未免面有愠色狐審其情慰其母曰今日之患兒已預言之矣至用度不敷兒有幼時所積當爲

母今夕置之衣食藥餌可無慮也但所天恐不能久於陽世奈之何哉言與淚俱是夕婦攜磁撲滿一具其大如拳抱至母前曰吾家仗此可以生活矣其母正枉煩惱之際卽見撲滿若嬰兒戲具又聞全家仗此可以生活之語不覺破涕爲笑曰汝真異類實難與言區區之物雖貯滿不過數百錢耳豈能活一家之命耶狐亦笑曰母真異類不解吾族之物耳且言且弄撲滿之腰若屈抽而出之屈約數百錢傾之屈仍安置原處取對面一屈傾之錢約如前數安置後復取前屈傾之如是者

凡十數易約得制錢七八員文乃曰用畢再取可也母
當時見傾錢之時若觀戲法然不無驚訝曰汝真仙子
矣正言語間王呼口渴移時瞠目而歿其母忙無所措
狐哭之痛喪費一切取之撲滿三年喪畢母使狐另適
狐泣不願去爲夫之妹作嫁仍養其母數年母死乃去
記所記曰十狐九淫此狐竟以節孝終其身想亦由人
類貞淫之不同耳余時有事肥城主李掌書家知此事
甚悉有所感而錄之

兩牕寄所記卷四終

